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輯

沈雲龍主編

獨志堂叢稿

張其煌著

附：譚張遺迹

文海出版社印行

獨志堂叢稿

桂林張其鏗

詩詞

灘江道中時十七歲回桂應試作余尙能記

其鏗志

秋風吹老客船孤。燈影昏搖焰欲無。一點秋心何處着。臥聞疏雨滴菰蒲。

按此首爲公弟冕西於沒後追憶手錄。冕西今亦下世矣。

送春時十餘歲應課作

東君明日返雙旌。約得春風共此行。南浦落花迷遠思。西江流水證離情。金鈴已斷連朝信。玉闕遙憐十萬程。多謝黃鸝如有意。拚教啼盡短長聲。

秋思二首漢口客館

秋思無端起。天邊到枕邊。客懷原惱亂。幽緒况纏綿。口腹牽身世。風塵閱歲年。不眠

聽落葉。歷歷下階前。

無限他年事。都歸此夜心。時艱一慷慨。歸計幾沈吟。遠雁江天寂。孤燈楚館深。躊躇更何許。付與夢秋陰。

武昌城上謁官文恭胡文忠二公祠在黃鶴樓址後數武

仙人歷劫英雄出。留得名祠占古邱。當日安危爭此地。而今吟眺屬時流。眼看隔岸新商域。心憶臨江舊酒樓。來對前賢那無意。南湘北漢幾回頭。

晴川閣

漢陽城外晴川閣。寂寞登臨望武昌。江水自流山自住。興衰難問自斜陽。

岳陽樓

仙人之醉君知否。獨見高樓鎮洞庭。湖水到秋依岸白。君山入暮比煙青。如薺雲樹分洲渚。似馬風檣接渺冥。歷世龍蛇爭戰地。大荒南望有芒星。

冬夜二首 十月二十四日夜作

霜圍老屋夜蕭騷。愁緒離心湧似潮。若問新來閒況味。只知學得沈郎腰。
寒鳥相憐夜有聲。孤懷寂聽最關情。家分五地同相憶。入夢都難一夜成。

念奴嬌

客中滋味總無賴。費盡思量消遣。酒淡愁濃。翻釀就、暮裏相思一點。目斷春波。剛流
還漲。比離情深淺。更堪風雨。夜來添得人倦。緒默想身世遭逢。縱子虛能賦。應無揚
監。久病相如。看藥鑪瘦盡。鏡中春臉。留得團圓。便著書終老。窮愁未厭。酒尊空否。鸚
裘待我歸典。

菩薩蠻

此行那是真離別。歸期不過三圓月。無奈是相思。心頭總不離。
蘭闥清不睡。料得
同滋味。點滴記分明。歸時較重輕。

附元配潘夫人和作

一剪梅

灘水東流。流到鴛江有意不。水上客情何似也。醒是閒愁。夢是離愁。他日粧樓。笑口開時恨始休。此日酒杯澆不得。縐是眉頭。酸是心頭。

又稿

秋來無處不傷情。花也飄零。葉也飄零。夜長無夢數長更。風也淒清。雨也淒清。萬點秋光上畫屏。隔牆環佩響冬丁。心中自有傷心事。豈獨傷心是小青。

按前首爲元竟所手錄。此稿潘夫人遺迹尙存。

書家書後

客思萋迷夜色沈。東風著意攬春陰。阿誰怕看江南柳。夢斷歸鴻聽遠吟。

西江月

甲辰元日試筆

並茂北堂萱草。聯芳棠棣之華。瑟琴和樂慶宜家。清福向天多謝。天馬自然飛躍。雲龍總是騰拏。蜚聲杏花獨探花。方信文章有價。

又乙巳元日試筆

去歲鵬程發軔。今年驥足飛行。萊衣毛檄慰慈親。指日手權方印。兄弟棣棠昌茂。室家琴瑟和平。重重喜事更添丁。堂上含飴安慶。

白馬行

漠漠野陰起。嫋嫋春風度。采蘼感時陽。聞鶉知日暮。極望傷心色。惻念銷魂賦。朱樓下綺窗。寶瑟移瑤柱。豈無新聲巧。所惜流光誤。歛袖怨宵長。抱衾安夕御。翩翩白馬郎。冉冉柔桑路。欲言携手笑。乍展同心慕。百懷不可陳。一意相將去。磊磊似難合。依依重還顧。飄搖蕩精魄。邂逅看清曙。綢繆星戶情。反側河洲句。安得織錦文。用代傳魚素。

寄和柔君 潘夫人名順字順卿一字柔君

湖海漂搖又一年。相思兩地尚依然。壯心自笑成何事。慙媿佳人寄錦箋。

珍重新詩附遠書。燈前一讀一躊躇。淚痕沾透迴文錦。寄返妝臺辨得無。元注十一月朔

夜讀詩奉和二首紙上黃暈皆淚痕也

附元作

夜來愁聽杜鵑聲。孤燈獨對最傷情。癡心兩地同相憶。千里相望夢寐成。
整頓寒衣欲寄夫。未知夫亦斷腸無。一綫一鍼腸一斷。秋風過雁落東吳。

心事

心事年來覺總非。瀟湘厭對雨霏微。布帆懸處身仍客。酒盞空時夢作歸。酣奕苦磨
閒意緒。清吟新減舊腰圍。玉樓春思知多少。又見凌波燕子飛。

蝶戀花 寄懷伯瑩且慨時也

歷遍燕齊多少路。祇有離情。到處隨儂去。小立芳庭看舞絮。愁心過了春申浦。城
外青蕪雲外樹。望盡中原。無地留人住。時鳥亂啼春易暮。晚陰更釀風和雨。

按此當是乙卯年作

外母聶太夫人七十壽太室餌柏以下虞年南山歌萊迺符周什感見奇於主
簿師請祝於封人成二十均

周淪墨道微。文敝二千載。歐濤澎湃東。倏令宙合改。弱肉登強俎。兩愚將誰罪。偉哉
四福音。導衆歸真宰。賢母出儒宗。淑行人倫楷。晚崇質變文。俗學遺若浼。勇決依大
道。精進勲無怠。思將羲軒裔。囊檻崇朝解。滌彼濁與汗。裝成璨且璀。宏願會可償。迷
俗終應悔。作辰值古希。稱兜歌樂愷。試看百卉英。絢爛胎微蕾。和翁一家祥。蒸之被
寰海。坐見震且昌。曾玄茁蘭蕙。世運有捐金。人道無環鏡。榮光仰造物。名議絕珠琲。
頤年觀盛化。冬夏青松在。覲齒笑兒曹。七十還衣綵。

兌之三十生日以春明夢餘錄明詩紀事二書爲壽并和初度感懷之作題於

簡端

自對芳辰百思牽。收將身世入吟箋。蘭成莫怪還蕭瑟。策罷於今十二年。
可似機雲人洛身。簪豪臺閣正當春。興亡魏晉都閒事。留取清才照後人。

祝延陵五十壽

漸喜神州定。應知砥柱功。蓬萊鍾淑氣。海岱想雄風。說禮思遙集。浮譽智不窮。遠邦
驚將略近世。更誰同。

洛下花如錦。開軒值令辰。知非還折節。學易每書紳。自是迴天手。無慙後樂身。更看
歸馬日。稱咒九州春。

已分

已分飛花不戀春。劇憐飄絮未霑塵。羅衣浣盡香猶在。綺夢驚回夙有因。機織流黃

含古意。書描飛白近詞人。繁華博得淒清在。話到當年總愴神。

湖上

湖水環如鏡。湖山列似屏。一樓收遠碧。雙槳破空青。月上如含意。風來自有聲。夜深堤上立。荷影壓疏星。

嚴子陵祠

北風吹雨桐江暮。獨上嚴祠弔古來。寂寂青山分一水。嶮嶮蒼壁起雙臺。後人祠廟高風逝。絕頂田廬異境開。易世君臣誰貴賤。漢家銅狄有遺哀。

楊白花

今古垂楊宮苑多。飛花如雪委春波。長安少年顏色好。不上氍毹知奈何。楊花白。淚沾臆。不見長安歌舞時。胡塵瀕洞來西極。日月如流舊怨長。春風歲歲拂宮牆。口口口口口口陵樹成陰寢殿荒。

烏啼暮

烏啼暮。春初晚。不見當年拾翠人。車聲自共烏聲遠。車聲遠。月初低。初三初四看還落。十五六時知照誰。不嫁長安游俠兒。雕鞍寶劍空復爲。自倚木蘭望新月。幽情只有夜烏知。

何許復何許

何許復何許。滄桑空復易。一身肩萬愁。憂患誰相逼。拂袖入山去。千仞凌蒼壁。道人深結茅。媿對猶人役。世網詎可蹈。天刑解未得。亦知齊物情。孰可離情立。長嘯清風動。草木還蕭瑟。欲從赤松游。世運殊今昔。長石何巉巖。攀援悸心魄。振奮凌絕頂。顧瞻何所適。神山不可求。下視爲沾臆。

江行

吳楚年年客似歸。長江高舶又春暉。曙風暖動渲新柳。午霧晴吹溼舊衣。到眼青山

看欲厭。低頭白鳥倦還飛。閒情何處成霑着。何一作是。成一作無。自合心兵自解圍。

乙丑三月寄懷延陵即以爲壽

雙舸麾幢出上游。武昌城更岳陽樓。仙家桑海都常事。楚國雲山是舊遊。憂樂自關天下計。寇攘真似水中漚。留將鐵石心腸在。手挽銀河換濁流。

龍血玄黃未厭兵。十年百戰得高名。太平久願張三世。大業終當復兩京。前半紀功初過甲。正中開治近先庚。洞庭佳氣隨春滿。繼迹曾胡看晚成。

題甲辰同年宴樂圖

男兒識字真何補。一第無端共榜來。殿閣膠庠成故事。山林廊廟各奇懷。著書已作他年計。紀盛留看命世材。廿載舊袍塵沓盡。喜聞羣彥酒尊開。

擬古四首

春花有時盡。春波無時歇。飛花逐水流。相思難斷絕。欲將閨中意。訴向天邊月。照盡

古離人。春秋自圓缺。月意非人意。關山徒傷別。不若春波流。年年照花發。春去故牽情。春來還堪折。但願芳菲時。莫使驚鷓鴣。

不作珊瑚鞭。願爲翡翠裘。鞭絲策驄馬。郎去日悠悠。珍裘被郎身。出入相綢繆。不辭風沙苦。所期愛護周。橫腰束玉帶。夾袂佩吳鉤。容采何麗都。越陌上朱樓。樓高望不極。日夕空淹留。諒無貫酒懷。所念擁吟愁。

芳年不足恃。良會不足懽。今朝明鏡中。已非昨日顏。郎行馬嘶寂。燈明夜空闌。所冀久要心。庶無中絕患。金斲石可泐。堅固誠獨難。恨無奮飛翼。隨君息羽翰。蘇蕙織錦文。班婕悲霜紈。棄捐無復怨。長離良所歎。

垂楊初滿陌。與君分別時。攀條一萬轉。不若情中絲。青青復幾日。行見雪霏期。故知春載陽。所切人來思。燕草未破綠。粵花已辭枝。炎涼知境殊。恩愛感情移。貞心懷青松。嚴冬不改姿。君子何足道。妾心良自持。

奉酬佩章見贈之作

慙愧於陵一樣看。邨家昆季廁班難。集傳棣萼眞繩武。夔守菰葦本耐寒。尊酒熱腸人月旦。枰棋冷眼世波瀾。任肩傲骨天方惜。未問蒼生且勸餐。

書懷再寄佩章

經國談兵兩不成。晚求道學到姬嬴。拔毛放踵人如在。起廢鍼盲世可驚。楊蠹醱醱專膾炙。圖麟籍籍任功名。步兵青眼吾當受。未向千秋負此生。

再寄佩章

信是虞卿未易知。侏儒常飽朔應飢。顧樗毀譽齊歸日。種菜英雄半老時。我命在天同一笑。人間何世足相思。金鑪炷盡鐘聲動。落月關河臥久遲。

無題寄佩章

不是名姝不是僊。紅樓玉闕兩茫然。似聞脈脈銀河斷。已悔心心碧海牽。桃熟共驚

三竊日。桑生應怪再來年。衆生顛倒君知否。博陸夫人艷事傳。

合歡行

茗堯山上木。中有連理枝。枝頭雙飛鳥。來去鳴相隨。俯盼山下人。多營輕別離。燂燂春華芳。蘭室盈葳蕤。朝陽對明鏡。翠睞無容儀。容儀豈不好。鉛華爲誰施。和風飄繡闥。淒若感涼颼。寸心結萬里。倏忽東西馳。交交黃鳥音。紛復桃柳姿。佳節百物悅。獨念忘芳時。芳時不足慕。別離不足悲。悲懽本相待。離合亦推移。欲同金石固。毋爲比翼嗟。膠漆誰能解。白首永相期。

關山月

山月逐愁生。流光避更清。高空竝望影。萬里別離情。曙近當窻白。河低入戶明。流黃機上色。杜宇夜中聲。應知思婦苦。宛轉過長征。

秋去

秋去春來三作別。燕韓楚粵五馳驅。昂藏自有汗青業。宛轉難忘織錦書。萬里滬江迷遠夢。千盤桂嶺壯征途。莫言霸越才還盡。待看扁舟入具區。

題楊子重先生山水冊子

仿郭河陽不作雲頭。摹雲林不師折帶。擬大癡不寫磬頭。陡坡學山樵不用解索。疊其人之畫識畫品可知也。晴川覽勝圖兼陸包山罌梅山筆意。高手仿石谷小景。氣味過石谷遠矣。此事要先辨氣味難爲耳。食輩道也。曾見龔半千自題畫冊云。作畫者未必識畫。況並不能作畫者乎。晚近畫家寥落。惡札充盈。時伯先生出示尊公子重先生所畫山水冊子十幀。令人遠想增嘆。即題字雅潔已大異時賢。今古人不相及。豈數十年間已如此其甚耶。然時伯今之古人也。則所謂古今人者將如何定之。殆能而傳者成爲古。而昔之所謂今者則灰飛烟滅而已矣。憮然題此。并系小詩。

冷碑有人讀。冷畫少人知。付與悠悠者。千秋幾子期。

文

感遇銘

銘闕存序

民國十四年乙丑歲八月朔。前內閣總理合肥李公薨於滬第。嗚呼哀哉。世道交喪。嗚此哲人。身世之感。知遇之戀。悵然愴然。不可無述也。當有清宣統二年。公受命之雲貴總督任。六月。道出杭州。時余任芷江縣知縣。隨知府迎謁。登舟傳入。遽顧謂曰。吾入湖南境。即聞兄名。過常德後。愈西名愈大。何以致此。今日州縣不多見也。夜傳見。問地方利病及捕盜決獄事甚悉。又曰。朝廷方急辦新政。兄意何如。對曰。此亡國之新政。非新政事。新表冊也。不及立憲矣。公凝視曰。何故。對曰。吏治至今。弊已極矣。復毛舉萬端。使州縣查填。核其表冊。半無可查。據實稟覆。則諷使捏造。上下相率爲僞。國事豈復可爲。公嘆曰。然。名爲百廢俱興。實則百興俱廢。大患在此矣。兄亦有辦法耶。對曰。地方有海疆邊腹之異。民智有開通愿塞之殊。當察情勢與造。不得一切

而論。且十事並興。而一無成效。不若緩其六七。先其二三。二三有效。更策其餘。期以十年。可得大要。公曰。即舉其急者。先二三事。有何把握。必有效耶。對曰。爲治之道。要在循名責實。名必副實。庶幾近之。曰。然。然循名責實。果操何術。可使必然。對曰。欲循名責實。當執簡馭繁。簡則有要。易知易行。綱舉而目自張。繁則頭緒多。奉行不易。隨以廢弛。俗吏常情。大抵然也。公頷之。再三曰。兄言是也。備知體要。又談內閣國會相輔爲治之理。與雲南僻遠。當用民氣。以折外人之術。齊分辭出。叮嚀願語。老兄英拔。閱達。必不久屈。望常通信。時余年少氣盛。口固唯唯。心未嘗然。亦不寄書。明年。公電致湖南巡撫楊公。詢余所在。欲調雲南統兵。而余已充南路統將。不果。其秋。改革軍起。聞公得全。頗念其蹤迹矣。二年春。余佐都督譚公。裁湖南軍隊五萬餘。事畢入都。有言公於辛亥七月。附片保余堪備封疆之選。旨交內閣存記者。至天津。謁公於李文忠祠。慨嘆變遷。講論時事。公曰。吾嚮謂國家多難。緩急可恃者二人。兄其一也。而

未盡其才。舟中一對。相知之深。何遽乃爾。是可怪也。三年春。政府議裁龍濟光兵。公薦余爲廣東巡按使。專任其事。元首傳見。令卽下矣。時余列席約法會議。爭封爵議。不得。以爲帝制之兆。憤擲而行。公知其志。故不爲惜。六年。公任內閣總理。余與聞機密。見閣員單。意有不可。筆勒其名。亦不謂侮也。自奸謀相煽。復辟亂起。此後奔走國事。凡歷四年。資其危困。再糜萬金。九年以還。侍談於蘇滬之間。語不及私。惟憂喪亂。休休款款。悲國無人。嗚呼。總督重臣。州縣小官。立談之下。親若知友。期以大任。雖才識短淺。不當品題。可不謂公忠誠篤。以人事君者乎。一老不遺。邦國殄瘁。非惟感遇。酬知之恨也。公之勛績。當載惇史。述其小者。可以觀大。雖古名臣。何以過茲。乃作銘曰。

卓芝南先生七十壽頌

民國紀元。歲星復始。甲子開祥。律應姑洗。欣逢卓芝南先生。暨德配曹夫人五十年。

之婚期。七十齡之遐耆。於是宗族戚鄰鄉人諸友。率其子弟。備時物。奉春酒。濟濟洋洋。集於鱸堂。推長者酌兕觥。出賓位。拜而稱曰。維尊公有寇恂之愛。秉王駿之義。用克太昌厥嗣。祿祉蜿蟺。先生明發有懷。永錫不匱。齧指感氣。剖臂告神。是以孝乎惟孝。化型於家。子以及子。澤永於世。此繼述之美也。少而歧嶷。長彌敦篤。甲科對策。氣盛乎陳亮。明詔易第。論比乎劉蕡。既而分曹秋官。昭于公之德。守郡杭州。勵召父之行。鈞距發覆。徙薪弭寇。孰嗣歌起。無冤訟興。擢階觀察。移節荊湘。念九江之填闕。考三策之下上。時值玄黃。遽云懷卷。利濟所布。已銘口碑。此顯揚之隆也。深生桑之感。墜匪石之志。不侮於物。謝用乎時。趨庭多賢。克家有子。五桂之芳播。八龍之譽騰。迺不貴世榮。自彰雅道。丹青下筆。便似元人。聲調成篇。欲追唐律。恬心止水。古貌仁山。入香山之圖。接洛陽之會。宜成佳話。不讓昔賢。此行藏之邁也。日躋著敬。邦式有瞻。凡我友賓。是羨是祝。敬爲先生舉觴。亞賓復進拜而稱曰。維夫人有德曜之風。勗少

君之操。鳴雞畢櫛。雁宜琴。命庖具饌。知房杜之才。論織趨機。成樂羊之業。仲卿果貴。太邱稱奇。閩禮嚴鍾。家風循戴。遂使王家令子。將識有門。鄧氏諸兒。人皆執藝。惟斯賢助。用集家光。弧悅輝聯。庭幃歡溢。彤管有煒。玉罍攸同。敬爲夫人舉觴。羣賓復捐諸公子而稱曰。維諸公子。或蜚譽木天。或垂聲玉府。馮君大小。皆足幹時。陳氏元季。固同肯構。所以播萬石之高名。彰三君之雅望者。於是焉在。懿夫椿萱棣華。福集一堂。橋梓桂蘭。芳延數世。萊衣之舞。喜笑歌娛。願養之歡。亨貞利吉。非賢昆季。詩禮相承。孝友允篤。又烏能美善熾昌如是乎。作述之規宏。箕裘之業遠。載申頌禱。亦其宜也。敬爲諸公子舉觴。祝嘏之禮畢。諸賓肅而退。相與論鴻麻。談濟美。眉揚口哆。誦而未已。有客揖而進曰。敬聞名論。是固然矣。夫積厚嶽峻。源重河遠。入於瑤圃。則經尺之壁。不足珍也。遊於鄧林。則十尋之棟。未爲長也。今先生都龐其德。和厚其容。充實其善。醴粹其光。如山之固。如日之中。其所以受天祐寵家邦者。尙不可量。闕逢闕

茂。十稔而逢。將祝杖朝之高。遇慶合登於重甲。漢尊三老。福具首妻。唐褒仲父。領其奕葉。於時父老扶杖。忭曰時雍。播紳聯裾。陳爲國瑞。當有長卿奇文。孟堅名筆。揄揚盛事。發揮重烹。藻麗綺紛。星昭日燦。視今日之祝辭。猶齊楚之比上林。豐灞之視東都也。

辭廣西省長呈

其鑄聞馬不守閭。菝不爲檻。其性既異。所用乃殊。強而使之。名實兩害。恭讀明令。特任其鑄爲廣西省長。聞命之下。載切恐惶。伏念其鑄智不周乎四域。道未通乎九經。摩編之儒。粗可自守。分圻之位。非所能勝。謹陳下情。乞加垂察。方今舉國沸騰。羣衆搶攘。正由人自管葛。士各蕭曹。遂使盈尺之席。千夫覬覦。久敞之屣。連兵爭奪。機詐權謀。百端并興。蚩蚩之氓。皆談捭闔。正宜黜聖棄智。抱樸葆淳。以老聃不爭爲宗。舍墨家交利之說。至治之世上。如標枝。竄然之風。塊不失道。賢已無貴。况曰非賢。且糜

鹿薦食。豈樂金鑣。爰居海遊。何心鐘鼓。不戾物性。用遂天年。則無用之用。取譬車器。去善至善。鑿諸鵝網。嚴瀨綸絲。動季漢之勁節。漆園瓠尊。進中民之獨志。未言移風。宜可潔已。長短相挈。學優於仕。伏乞擇人別簡。使時過之學。收乎桑榆。軸解之材。全其樗櫟。不勝感激屏營之至。

代延陵祭蕭督文

惟公明明。實國之英。文篤其志。武啟其聲。達材智勇。亮質堅貞。思揚偉節。乃請長纓。袍澤相從。盾幕與共。搏擊鋒先。審測機洞。馳譽六校。拔尤有衆。用積高閣。崛爲時棟。指旆衝湘。靡役不奮。回師涿薊。其威彌震。戢暴戡殘。獲醜執訊。人張其助。在公彌慎。平寧岳鄂。有赫維功。酬庸開府。撫民綏戎。江漢不波。湘蜀來通。詩禮悅懌。裘帶雍容。五載奏績。庶物咸豐。甲子討逆。連營千里。彈裂摧山。卒仆平壘。黑闥已逃。黃龍行抵。養虎啞人。認賊作子。掌管師燭。盜節兵起。類聚催汜。禍流安史。叛殊侯景。復見臺城。

纂異溫莽。亦盜神京。株檄爲害。桴鼓不鳴。浮海溯江。去洛依荊。棲同句踐。保若田橫。惟此同心。交見死生。黃州食魚。洞庭看月。憂樂後先。盈虛倏忽。半壁盟成。五路師發。憤過琨謔。謀協平勃。賴茲運籌。共張撻伐。海岱向風。河淮告捷。喪亂宏多。黽勉畏懼。庶幾提携。挽瀾澄寓。精竭事煩。力窮遠馭。志決身殲。目瞑心寤。冬日晝寒。春朝晚曙。八州涕淚。三軍悲慕。嗚呼哀哉。惟公與我。夙共患難。日小崑侖。氣薄霄漢。欲廓雰霧。式昌震旦。拮据廿年。功不得半。豈意艱危。遽嗟分散。奠觴長痛。撫劍增歎。允剝必復。守正必申。誓保我義。以昭公仁。願猶可酬。形不復親。髣髴格嘗。吁嗟苦辛。嗚呼哀哉。尙饗。

跋王孟端畫卷

王孟端畫弁冕有明。秉性高曠。非人不與。真跡已稀。况其絕品。壬戌之夏。購書都中。適有書賈持此卷來。樹葉每用雙鈎。山石環以渲漬。此運青綠法於水墨也。而人物

神理之精妙。樹石皴點之變化。溪流鈎勒之神奇。理趣別開。常想不到。既異董巨宗派。又無文沈筆法。知非明初大家不能辦此。急傾囊得之。樹身篆款。非所論也。瞿兌之弟來。相對展玩。兌之於瀑布左旁石壁陰處。忽覩字迹。諦視篆書九龍山人也。兌之大笑。以爲徐氏所題。能更得山人隱身處。當以相贈者。惜不并時。此卷可爲我有也。兌之又疑。既有二款。或每幅署之。其細尋求。竟不可得。越日夕陽照窗。靜對展玩。卷近未處。石壁正面。又見字痕九字。尙全。龍存左半。亦篆文也。歎兌之之想爲多慧。喜此卷之得爲不虛。反覆審考。此卷長可二丈。前紙三幅。幅可六尺。幅近未處皆署一款。後幅所綻僅二尺餘。所畫溪陸無藏款處。遂不題耳。孟端受學叔明。篆款固其師法。而此卷法參唐宋。題名樹石又唐法矣。觀其署款之奧秘。構思之精密。蓋積年而就。懷以自娛。藏之名山。庶幾此意。五百餘年。畫爲余有。秘亦全發。佛說因緣信有因也。携歸滬上。示蔣孟蘋。孟蘋藏有孟端清溪漁隱圖卷子。清高宗賜竹壚山房者。

取而相較。彼之筆法純仿仲珪。殊不相類。孟頫又謂彼卷固有疑案。署款之年去孟端歿已十二載。以有御題乃無敢議。知彼非真。此真益信。因取昔人論山樵與孟端畫語略為比錄以疏證之。知其家法所在。工力所至。譬諸書法。山谷定出華陽。松雪豈慕大令。以求定論。如數黑白。好事之譏。吾無恤焉。

研銘六首

無竟居士藏硯第一

此明鑿水巖也。先公舊藏古硯酷類此。豈冥冥復歸我家耶。品為第一。銘曰。守其黑。五百年。蒼而潤。柔而堅。念世澤。宜永傳。

無竟居士藏硯第二

阮芸臺先生舊藏銘在匣

大西石無瑕。百不得一。更大材不缺。千不得一。焦白青花竟體。則萬不得一矣。况阮公舊藏乎。是為四難之硯。銘曰。

小材易。大材難。德全不用我所安。

無竟居士藏硯第三

小西石天然式。有雒離眼。銘曰。

既雕既琢。復歸於樸。抱靜守真。懷虛若谷。吾之寶此。爲腹復爲目。

無竟居士藏硯第四

小西石大材。銘曰。

以黑爲不辱。以方爲不覆。以廣爲不足。此無盡藏。惟吾所欲。

無竟居士藏硯第五

大西石。銘曰。

一片雲。誰割取。紫蒼照爛無今古。非方非圓與世處。大小不過人所與。此吾之畫
侶。

無竟居士藏硯第六

銘曰

端不鳴。歛不貴。宜墨處。端難比。古石堅蒼無復有。珍而存之爲世紀。

祭季弟文

維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壬申。期服兄其鏗以清酌庶饗之儀。致奠於二十弟之靈。嗚呼。汝死三日而吾心恍忽。猶以汝爲不死也。七尺之棺。一尺之靈。胡爲而在。我之。前耶。汝年方逾冠。自衛自重。常欲有濟於家國。精神甚充實。意氣甚奮發。作事細密有首尾。爲學勤劬專一。必抵於成而後已。孝友仁慈。溫恭厚默。無口口見爲天者。而至於斯。實我未盡心於爾之疾。以悞殺爾也。嗚呼哀哉。丙申秋。吾父棄養。汝年十一歲。隨吾讀者三年。吾之所教未嘗稍有裨於爾也。洎庚子夏。吾乃令爾往欽州。就法人學校習法文。黎明而往。日暮而歸。計程十許里。復涉一大河。爾未嘗稍間斷。

至家猶溫習至夜半乃已。爾未卒業而吾以事去欽州。爾一人留於越南。備嘗艱苦。以竟其學。時吾携家流轉。自欽州而南寧而平樂。復隻身上桂林下廣州者再。又走上海南昌漢口開封。以至京師。常以不得爾之書爲念。爾以我家方漂泊。不欲歸。以重我累。惟時寄一二書道思母念兄之苦而已。甲辰冬。吾自京師來湘。假返平樂。乃見汝書。知爾年雖幼而頗能自立。甚善。乙巳冬。吾既自南昌迎老母來湘。再以書招爾。爾已往龍州。與十七弟共處。得十七弟書。知爾爲友。以要事相託。驟未能來。而音問稍密。亦爲略慰。去春十七弟自桂林來越。未兩日而爾亦至。問其所學。程度甚深。日夕與十七弟經經講習。吾閒時輒聚談。議論馳騁。歡笑諧謔。夜分未已。吾許兩弟他日學業名譽當居我上。爾輒自謙。以爲中學根底太淺。非所敢望。要當竭其力之所至。求可以對我。弟欲往法比留學。吾以汝科學中有須補習者。因令先往上海震旦學院肄業。得汝來書。知插甲班。讀法文。嘗滿百分。過其曹列遠甚。惟數學甚深。力

求追及。猶未能至。吾屢書勸汝宜善養腦力。毋求速效。嗣得汝書果時有唾血衄血之疾。欲來永養病。吾以電報止爾。爾不聽而來。竟終於是。使吾平日所冀望於爾者。一旦灰滅。吾心之痛。世間真無可倫比。惟有茹之以沒齒而已矣。嗚呼哀哉。口口之夏。吾在欽州大病幾殆。爾輟學來視我。煮藥按摩。每終宵不眠。或誦法文歌曲以娛我。如是者兩三月。吾每憶昔事。爾不在側。輒爲悲嘆。孰意爾從此永不相見耶。爾視我疾而瘳。我診爾疾而卒。我捫心自問。其何以對爾。昨聞十四嫂云。爾嘗言每夜一時後輒不得眠。至於天曉。凡月餘矣。爾憐我以吏事勞心。竟不我告。我不能細詢而早治之。是爾之死。死於我之悞。而殺爾無疑也。爾得病之初。大熱煩渴。以爲感秋燥之氣。投涼解之劑。而病不減。復通夕不眠。轉投甘潤微斂之劑。不效。延醫生謂疾阻中焦。覓順氣除痰之品。服後得少眠。及醒索粥。進粥半甌。少頃精神大異。與十八兄數語。復作法語數聲。即不能言。所言法語。恨無解者。其爲至慘痛不可聞之言可知。

也。吾欲從爾。而負擔至重。不得棄去。念爾爲吾父季子。吾父吾母吾生母皆所鍾愛者。吾受父託。不能善視爾。吾何以對父於地下耶。生母雖有心疾。猶常呼念爾。爾前月來見汝甚歡。今爾如此。吾又何以對母耶。嗚呼。我即不死。而我之心已半死矣。獨居愴念。無有盡期。嗚呼哀哉。汝在上海寄我書。語意頗衰。嗚呼。吾以不類爾平昔之言。閱之不樂。昨聞諸嫂與六姊所述。爾在家所發不祥之言甚衆。爾得病之初。大嫂六姊視爾。爾即泣。又言爾嘗宵聞怪異。前爾將往游澹岩。時方酷暑。勸秋涼乃往。曰不去恐無日。一日靜觀萎蘭。數其花而自言曰。此六十者。此七十者。此五十者。同歸於死。卽我他日豈能免耶。又戲謂十八兄曰。他日十五兄之任所吾不往。與兄共返蘇橋爲僧。隱乎山中。嗚呼。明日將使十八弟送爾之喪。歸葬於曾祖松滋公墓側。爾之言竟成讖矣。豈修短有數。真不可逃。而有先覺耶。抑氣機所感。不期然而適合耶。冥冥者不可論。昭昭者則死於吾之疎。忽而殺於吾之用藥無疑矣。高天不可呼。厚地

不可繼吾雖欲以之贖爾而無可贖矣。爾素日持論不以妻子爲念。有說姻者却之。又曰。兄弟甚衆。孰子非我子耶。故爾雖逾冠。猶未聘室。雖然。爾之才行。吾兄弟中莫能及。死不可以無後。我有子先以後爾。否則於諸兄弟中擇子後爾。吾家世代爲官。皆清白忠良。曾祖傳爲永福縣城隍。祖傳爲惠州府城隍。父無所傳。亦當有所爲。爾靈其往。依侍以享地下家庭之樂。無爲游於異鄉。慕思於母側。以增生者之哀恫也。嗚呼哀哉。尙饗。

代人答論術數書殘稿

象數之道。莫備於易。支流所衍。三式興焉。奇門之學。漢謂九宮。本天干也。六壬之學。漢藝文志名轉位十二神。用地支也。合天干地支而運布之。則如太乙。太乙以觀歲運。奇門以決兵機。六壬以占人事。漢代皆入於兵。陰陽家以數談兵。由來舊矣。然太乙演式。須用天算。其道久微。明代雖有傳書。而參決之術繁而寡要。通貫甚難。奇門

唐世禁習古書不存。唐李筌太白陰經所說。僅得粗式。宋仁宗世。勅撰符應經及許洞虎鈴經。略有所陳。疏濶正等。坊刊正宗。規模尙在。而奧竅未明。大全雜抄諸家。入以符法。尤復難理。而置閏之法。論節論日。或爭疏密。說亦不同。至正閉反閉符呪諸術。則於事有驗。秘密傳授。別成宗派。而軍國大事。未聞資以成功者。六壬則漢代古書。於今猶在。歷代名師。因時增損。門徑亦異。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理有可至。天地無遁情矣。夫大莫若天地。而以人道通之。則道至而察斯亦至耳。今夫日居覆幬。持載之下。而莫求其故者。惟衆人爲然。儒者思其生之所自來。盡其分之所當爲。明庶物而察人倫。以爲吾不能外乎天地也。而天地亦不能外乎人矣。夫婦之道。君子之造端焉耳。此其性有可推也。使無陰陽之性。則亦無男女之事。推之萬物而皆同。則吾身固陰陽之所藏也。此其理亦又有可窮也。使無化育之理。則亦

無生滅之事。窮之古今而理同。則人生固化育之所賴也。如此夫天地之貴之起於人也。如此夫人之各自有其天地也。而吾道固有可至者矣。而其察亦無乎不至矣。乾坤其闢闔之機緘耶。六合荒矣。理似難窮。而無乎不寓。特非先盡其在我。而豁然貫通之機不動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高厚所蘊。豈外是哉。或玄而萌。或黃而芽。昭晰無疑。有可悟於俯仰者耳。氣質其造化所鼓鑄耶。宇宙密矣。物有可名。則象皆相耦。特非先極其深幾。而沛然莫禦之境不通也。修身齊家均平天下。生成之妙寧過此乎。其靜也專。其動也闢。煦嫗發育。固可證諸邇室者耳。蓋天地與我以靈明。則不復能困我之神智。寒暑晝夜。溽峙燥溼。彼已有所迫而不得不然。則妙蘊無所藏而神智足爲盜。神智所極與天地合。吾固天地之吾也。而天地之鳶魚亦吾之鳶魚也。已。天地示吾以環樞。則不復能禁我之則效。雲龍親上。風虎親下。彼有所麗而不得不分。則法象有其類。而則效於以神。天地愈奧則效愈奇。則天地固吾之天地也。而

吾之於鳶魚亦若天地之於鳶魚也已。至道之妙如此。君子所以重造端也。

甲子七月。自梧州至香港。寓唐天如家。見其少時所鈔明人四書文。偶閱艾千子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一首。吾曰。後比雖精警。然有短處。脫却及其至也。句一也。不承造端夫婦二也。舍天地而言物三也。天如曰。何不更作。適出酒市晚飯。於電車中作兩中比。到市寫出。相與大笑。以爲今日於香港電車中作八股。乃不可思議。後更足成之。余性惡八股而好天崇間人所作。茲可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者乎。子武附記。

方 云 三 景 禾

--	--	--	--	--	--	--	--	--	--	--	--	--	--

默齋泊虛孤徂齋游記

寧波

到寧波游所謂月湖者。三池相連。跨以兩橋。池旁築岸。建民舍。有渠繞之者。則所謂洲也。數之得三處。最南有洲居池中。則所謂竹嶼也。南爲女師範學校。四面高垣。校北餘地建一樓。面北。略有花木。樓東砌一小池。池旁有竹亭焉。樓上茗談。略窺見城外遠山。繞湖皆高牆。亦無樹木。

是日又游後樂園。園之黑絲。無足紀述。老桂十餘株。環土邱。盛開。中置竹亭。立賞久之。

自新河頭雇小舟。溯溪而行。溪名東塘河遠山迎人。平疇萬頃。無數小溪。界畫其間。樹水多。檜。風景頗似粵中。二十里至楊樹橋。夾岸岡巒。近峙起伏。透迤濃綠之中。渲以淡赭。岡巒斷處。補以遠山。遠山之外。復環高嶺。又自迴互重疊。新樹參差。近者蔽山。遠或

繞麓。日麗秋雲成嵐。遠近異態。迴望西北。遠岫拖藍。輕舟徐過。如展畫卷。又數里至莫枝堰。蒼巒夾岸。松翠撲人。又成一境。迎面橫山兩疊。知有異境。下船登堰。卽東錢湖矣。湖分三叉。棹小舟先游北汊。過岳王廟。泊西岸。登山南望。薛公祁公兩山峙居湖中。岸巒錯落。此東錢湖之孤山也。東望莫枝堰口。松林村落點綴平幔。石姑兩山間。景致幽勝。下舟繞薛公山行。則山南復有一小嶼。大可孤山三之一。薛公祁公左右蟠伏。上多松竹。雄於孤山遠矣。繞小嶼出卽南汊。巨三倍西湖。惜南山少靈秀之態耳。以暮未窮其勝。棹至東岸。沿岸歸莫枝堰。湖中人皆業漁。村舍整飭。此湖風景以北汊爲最佳。

夜航至少白街泊。晨起曉霧半開。山色峭澹。東面有高嶺作斧劈皴聳立者。太白外麓也。天童寺在太白內麓。肩輿行數里。過一山坳。下坳後路甚坦闊。沿道多古柏長松老楓。三里許林盡至太白街。卽天童街也。疊嶺環抱。道繞山屈曲而行。亦有殊致。

又三里至天童寺麓。長松里許。夾道挺立。四山亦多大竹叢松。互疊交映。山色因之頓奇。入二門。松益大。竹益多。又進路東轉。聞泉聲。路北有小池。南多雜樹。再西折。即觀天童寺前殿。殿前鑿大池。路繞池西而上。佇立北望。寺當雙峯高聳。雜樹負奇。競長。勢欲參天。下口殿閣僧房。適雲自山出。變作輕雨。日光穿漏。明晦斑駁。泉聲正喧。耳目遂生奇適。入寺歷殿者三。每入益高。迴廊僧舍。庫倉廚館。甚宏壯。遠過西湖諸寺也。繞寺西出。山澗順流而下。疊疊作聲。歷階而上。惟僧房農舍。他無所得。若伐道更作屋其中。當不減韶光。惜無好事者耳。

雁蕩

雁蕩以靈異奇誕。駭天下。余聞而慕之久矣。有游雁蕩歸者。問之。果無殊所傳也。而吾之游。於是乎愈不可以止也。求同游者三年而未得。庚申季秋。於是乎獨往。自上海附汽船。二夜一晝。而至海門。易小舟出南塘河。甚狹。行十里。溪漸寬。西望黃

巖。南望大溪諸山。甚有佳致。迴望海門北岸。有山高聳如屏。旁立二峯如笏者。問之。曰。此曰口山也。意必有奇。苦不名耳。凡四十五里。飯於橋頭鎮。又十五里宿於澤國鎮。共行六十里。

翌晨復下小舟。行三十里。到大溪鎮。易舟而輜。十八里至盤嶺之顛。已見雁山巉巖之態。又十二里至大荆。東南行。逾蒲溪。走謝公嶺道入谷。山漸異。道東之山有崖。上戴大圓石如僧拱揖者。曰老僧岩。南上越嶺。嶺道甚坦。傳言謝康樂所開也。嶺上可千二百步。至嶺坳。有亭曰落雁亭。自此亭下嶺。雁山之奇出矣。

危峯奇嶂。有如屏者。如壘者。如冠者。如笏者。如筍者。如簪者。如垂雲者。如墜石者。巖積而摩肩。湊奔而駢脅。全體皆石。如鑄成。如削出。而溪水自西來注而中分之。溪上有橋曰口口橋。橋下有潭曰口口潭。過橋至口口亭。西南行有峯當面望之。特異者。則靈峯也。宿峯中僧寺。翌早出游。

靈峯非峯也。兩嶂相合成三角式。自銳處望之。其端成峯。合處有隙。復分爲兩。如膜拜之手。又名合掌峯。高百二十丈云。隙之內爲靈峯洞。自山麓百四十餘級到寺門。寺門二百六十級而至洞頂。頂上巖如覆釜。僧人以爲佛堂焉。有泉淅瀝自頂而下者二。一墜於佛堂之池。曰洗心泉。一寺僧以竹引之而飲焉。曰一縷泉。洞外半山以上。兩峯合處。長松生其中。望而計之。高不下十丈也。

靈峯寺舊在山麓。今餘三楹。僧所不居。今僧於佛堂下別建屋。自洞口層巒而上。凡五重。號曰觀音洞。以召禮佛者。非有觀音之名。峯雖奇。洞雖怪。衆不以爲靈也。雁蕩之峯。號百有二十。而靈峯爲之長。洞東向。居中外視。一隙上下。剖百餘丈。而雙峯超靈。三峯當其前。曉日初月之光。洞必先得之也。出洞而眺。危崖峯右爲湖道。上連而下分。其左爲靈峯之南壁。名倚天嶂。其右爲連雲嶂之背。東出嶂之最高者。有三石分立。曰三賢峯。再次有崖凸凹如五覆簡。曰五老峯。再下末端則雙筍峯也。

自靈峯之南壁緣澗上百餘步爲南碧霄洞。再上可半山有道北出。一洞居崖隙曰鳳皇洞。復南上至兩峯相連處有洞。則長春洞也。復下至寺門之側望五老雙筭之間石壁上有洞。則北碧霄洞云。上三洞皆有屋宇而長春爲盛。此靈峯之右之奇也。靈峯之石爲北壁。北壁復西折爲巖。巖半有洞。形方。高可十仞。中建四層之樓。則北斗洞也。舊名伏虎。自舊靈峯寺西峯溪沿數十步。阻大石曰鋸板石。南折而上十餘步。路旁有大石崩其半。立石邊。溪流之聲如自石出。曰聽泉石。再上即北斗洞矣。洞中亦有泉下滴以爲飲源。游人多居焉。居洞外矚。奇亞於靈峯。

靈峯寺道旁有小丘。丘下數石錯出。水積爲潭。非方非圓。巨徑逾丈而深綠可愛。爲照膽潭。潭北隔溪山麓有小洞。大尺許。作斜方式。風洞也。有時風蓬蓬然射數步之外云。風洞之上爲口口峯。其東爲超靈峯。峯下爲果合岩。岩旁爲口口橋。超靈峯再東爲天冠峯。峯下爲口口洞。石壁相聯而各自爲峯。若執笏擐甲而侍。此靈峯前隔

溪之奇也。

自北斗洞下過聽泉石前望。有峯於嶺下特起曰碧霄峯。沿溪西行四百步許。其南半山石壁間有洞中廣而上下銳者爲將軍洞。未之覽也。洞前對伏虎峯。即碧霄峯之旁面。何爲而殊詭其名邪。復行千步。溪盡。一山當溪西。兩洞夾而下。湖南澗爲南坑。湖北澗爲北坑。云。北澗之北有寺曰濟真寺。南澗之南有似壁非壁似崖非崖之巨石五。頑而不靈。差錯離立。號曰五馬朝天。靈峯之西之美於此盡也。

自北碧霄洞而下。沿雙筍峯之麓而東行。有亭焉。曰口口亭。過亭後東爲連雲嶂之麓。北望天冠峯。正方渾成。無皺裂紋理。狀峨峨然肖其所名。其東半峯之下復有崖倚之而相離。名曰托硯峯。自謝公嶺下繞托硯峯側。石磴逶迤。叢樹映之。溪流涓涓。人行峯下。雖村豎頗疑其異人也。而靈峯之東之美於此亦盡。

返寺飯。飯後往游淨名焉。東行繞連雲嶂之麓而東南里許。至陽朝洞。復緣溪南行。

數百步。有橋跨溪。有溪自西來會者。馬鞍嶺以東之水也。度橋南行兩里許。有蝦蟆石。白石西繞山麓。入一小谷。山崖曲折四合。其西之崖下。斂而上移。泉澑澑飄爲細雨。所謂三折泉也。亦曰小龍湫。湫北有洞曰游龍洞。立洞旁。石色苔痕。泉聲瀑色。聚於四五丈之地。幽寂冷峭極矣。蔣叔南曾於洞口作書屋。守者謂有怪。遷去。信乎非人所宜居也。

出三疊泉。復南行數百步。西入一大谷。有橋焉。名曰口橋。橋北巨嶂翼張。蓼花嶂也。蒼情間色。頂分三峯。中名金鼎。麓凹爲巖。曰掛錫。谷凹處建寺。即淨名寺也。

蓼花之西。復接巨嶂。是名鐵城。鐵城嶂下有三洞。最西者至巨。不高而甚濶。其西復深入數丈。視之甚暗。有泉蕭蕭然號水簾谷。簾邪否邪。不能察矣。出水簾谷。越澗至南麓。有行半里。入山峽間。北面之壁連於鐵城者。外層之石較內層爲低。而頂甚平。壁之中間深陷爲洞。高不及丈。廣可七八丈。名曰鐵城橋。自峽升橋而上。可至餐霞。

洞云。

淨名寺之南。隔澗列而相對者。伏牛蓮蓬扁蝠靈鷲諸峯也。峯後有馬尾瀑。立寺前澗邊道上四望。有泉自西南峯腰下瀉者是已。山石多折理。異於靈峯之渾圓。峯高而曠朗。嶂險而映麗。其佳處不在寺中而在谷中。

出谷復西南緣翠微障麓行里許。至山曲折處。曰雲霞障。障下爲霞障洞。登焉。危崖外張。有屋數楹而無居人。白雲岡分一股迎面來。盡處爲石壁。與洞對峙。洞下傍溪有巨石三。其二在洞東峙者曰響岩。擊之發巨聲。一在洞西蹲者曰宴坐岩。溪水至石下滄而爲潭。徘徊少時下。境勝於朝陽洞也。再南行數百步。回望翠微障之上。有石如人。僕背而負手。巾幘而白髯。曰聽詩叟。雁山之石以肖人物鳥獸名者甚衆。大半傳會鄙俚。導者指一峯一石。非曰觀音羅漢仙人即龍虎獅象之類。使山皆肖仙佛。是入寺觀中也。使山皆肖鳥獸。是入動物院中也。於游山之意趣不掃地盡乎。惟

聽詩叟接客僧有味而不傷雅道耳。復西南行里許至靈巖谷口。入谷山愈奇幻。至靈巖寺宿。自谷口入寺千二百步。

靈巖者雁山之奧區。山水精靈之所萃也。靈巖寺在屏霞嶂下。亦稱錦屏峯。嶂壁立如屏而色多赭。屏霞之所由名。其東更有大石壁前抱者則展旗峯也。展旗屏霞之間有小石壁。高約展旗之半。曰小錦屏峯。又曰小展旗。小錦屏之上爲伉月坳。伉月坳之上爲方盤峯。此寺東之奇也。寺西前抱如圓塔立者曰天柱峯。峯後爲雙魚峯。亦曰雙鸞。雙魚之前曰獨秀峯。獨秀之後爲捲圖峯。捲圖之上爲重樓峯。此寺西之奇也。捲圖峯側有瀑飛注曰小龍湫。夾瀑與捲圖對立。細而聳不高。而秀者玉公峯也。玉公峯側爲高嶂。自外視之若與屏霞爲一。尋而視之中分有谷焉。名摩訶泉谷。谷之東南爲屏霞。谷之西北則插龍峯也。峯下有洞號龍鼻水。龍鼻水之西則小龍湫也。天柱有大石岡曰木魚峯。木魚前東南復有岡環抱靈巖前者大獅石。蓋鐵城

障之北面也。而其外復有橫嶺高撐者。則白雲岡也。靈巖一谷之間。廣不過二十畝。而峯之如屏者三。如簪如笋如浮圖者七八。皆秀美映麗。若異人高士。燕處於一堂。其上復有層巒高障。遠峯環聚而映帶。如堂外有名花奇石之相點綴也。而小龍湫自西北來注而成湖。鏗鏘而鳴。如奏琴瑟。笙簧於其間。寺以西軒爲美。諸峯盡入几案矣。西軒復不若湖畔。霹靂石之旁。望瀑看山。竹樹四合。雁山之美。盡於耳目之際矣。惜無好事者於石畔作亭耳。

展旗峯有石隙。自靈巖寺東南行入隙中。隙高數十丈。依徑蜿蜒入。得一洞。憑石而窺。內空如浮圖。其東有二長圓穴如窗然。信爲一奇。路半爲荆榛墜石所塞。洞口亦無坐處也。

龍湫之東有洞。拾級而登。甚高朗。壁多宋明人題名。洞頂有裂處。而青泥嵌焉。歲久亦成石。有紋如蛇腹。遂謂之龍洞。內有鍾乳如匏瓜。下垂。中有小孔。有水滴焉。謂之

龍鼻水。其實下之龍鼻與上之龍身非一質也。土人訛鍾乳爲冰。取以作藥。鼻遂毀矣。今餘其瓜。蔣叔南作柵護之。視所謂龍瓜者。鍾乳所成。上一段長尺許如兒臂。而下則似樹根龍鼻。據記載謂如匏。想亦不似。鍾乳瀝水。故是常事。毀名蹟固惡客。施柴柵於山靈亦傷雅道。然瓜既非瓜。鼻知非鼻。并瓜無存。今後人想象瓜鼻之奇。其趣或更多耳。

自靈峯出西南數百步更有小谷。未之窮也。

出靈峯谷緣城障西行。渡溪二里許至觀音峯下。或呼土地峯。又呼白象峯。峯下爲障。障南爲方洞。甚高。有居人。又里許至常雲峯下南岸。或呼觀音峯。峭削俊偉。此爲雁山最高峯也。凡三涉溪至馬鞍嶺。越嶺泉聲潺潺。旁一溪來會合東去。來會者即大龍湫水也。沿溪東西折行。夾岸之山。壁聳崖峙。多雜樹而不大。青翠蒼紫。斑駁相錯。溪鳴漉漉然。人行其中極幽獨之趣。二里許折過一小阜。至能仁寺飯。寺前望隔

溪東畦下見燕尾瀑。高可二丈。下注爲潭。龍湫下注之第三潭也。瀑上爲崖。崖之上爲嶺。嶺上爲遠峯。頗足增瀑之美。

此稿不全以下爲別稿亦並存之

宣穎志

靈峯東向。其左翼南嶂東出。鄰於靈峯洞。而同處一峯之下者。南碧霄洞也。腹下坳處直上半里爲長春洞。是在靈峯之南。自長春左出列嶂如屏。中劃分數峯。半嶂有洞。曰北碧霄。嶂頂巨石有五裂紋。俗呼爲五老。五老之西有三大石。俗呼爲三賢。嶂盡處上有二峯間中望之如二羊角。靈峯之下爲靈峯寺。峯之北一巖正方。深十許丈。曰斗姥洞。峯前溪水東出。有潭當寺前。曰照膽潭。潭上有小孔曰風洞。風洞之南有如石壁。奇峯突起。其下有洞。洞側有橋。通二羊角而達靈峯焉。

自靈峯寺西沿溪行數十步。西望有峯當溪卓立。曰碧霄峯。再上阻大石折而上。路旁有大石崩其半。立石邊。溪流之聲如自石出。曰聽泉石。南上爲半峯洞。西復沿溪行四百步。半山石壁巖聳。峯下有壁如橄欖。正對碧霄峯之旁。面曰將軍洞。復行千

步。渡溪西北。至真濟菴。溪至此窮。一山當溪窮處。入山南。中爲靈峯之背。入山北。逾嶺。至南閣云。沿溪南面。皆石巒。北即靈峯西麓也。

出靈峯寺而北。過亭及橋。橋邊有石呼船板岩。沿溪東行半里許。遂折而南。其谷皆連雲嶂也。一里至朝陽洞。靈峯之美窮矣。

朝陽巖下。復緣溪南行數百步。有橋跨溪。靈巖之溪至此來會。南流出於白岩。渡橋南行兩里許。有蝦蟆石。石西有谷。繞山麓入谷。山岬四抱。其西上突出而下深入。上有泉懸焉。曰小龍湫。湫北有洞曰遊龍。幽邃極矣。惜逼狹未足迴旋耳。

出小龍湫。復南行數百步。繞一山麓。西入大谷。有橋焉。橋北連嶂翼張。蒼楮色。頂分三峯。嶂下坳入。坳處建寺。即淨名寺也。立寺門前西望。峯上有泉曰馬尾泉。正對寺前者。則口口口口兩山也。翠碧交環。信爲異境。

自淨名緣溪行百餘步。渡溪邁迤上西南峯頂。繞出峯背。經口口嶂下。到一菴。菴後

爲珠簾水。再西上爲蓮花洞。名洞實岩也。有老人陳姓結廬養靜於此。

蓮花洞下即靈岩也。西下仙人橋。經一峯頂。迤邐下靈岩。下視若無路。及半上視又若無路。崎嶇或不容足。下及大半。迴望若至平麓矣。乃尙在口口峯頂。又西南曲折至屏霞廬。其下即靈岩寺。

靈岩寺在屏霞嶂之下。東爲展旗峯。其下爲小展旗峯。展旗峯前爲口口峯。西爲天柱峯。少後爲雙鸞峯。再後爲黑虎峯。錦屏嶂之西有洞爲龍鼻水洞。洞爲屏霞嶂盡處。其側更有一嶂。嶂末小峯特起如柱者。一手峯也。一手峯與黑虎峯洞間處爲小龍湫。兩嶂相隔處有石脉連之。下有圓洞如橋。曰仙人橋。在雙鸞峯下北望可見小龍湫。下雙鸞峯前有二巨石。北望龍鼻洞。西南望湫瀑及諸峯。東望鐵城嶂及伏獅山。泉聲潺潺。竹樹環合。吾鄉有此山無此泉。信人間奇境。惜不如大石旁作看泉亭也。

天牕洞在大小展旗峯之間。兩峯有隙。上合下離。高數十丈。躋磴而上。路多爲墜石所堙。荊棘塞途。攀躋至洞口。可憑洞而窺。不能立與坐亦不能下也。洞內空圓爲塔。其北更有兩穴作長圓形。在峯半云。

千二百步出谷。繞前抱靈岩之山背。背皆石嶂也。惟不甚高耳。緣溪西行二里許。至白象峯下。峯南岩上爲方洞。有居人。又里許至觀音尖下。於此視觀音與肖像。初自溪之右而左。復涉而右。又涉而左。至馬鞍山麓。登山見昨日所登嶂頂及蓮花洞。祇及絕頂之半耳。下嶺泉聲潺潺。旁一溪來會合東南去。來會者即大龍湫所出水也。沿溪東折行。夾岸山體皆石。壁聳崖峙。雜樹叢生。老而不大。青翠蒼紫相駁。溪聲漉漉然。人行其中。極幽深之趣。二里許越一小山至能仁寺飯。寺北岸中分。澗水懸焉。

飯後仍行。至兩溪合流處。西北溯溪尋大龍湫。三里許至龍湫寺。寺對岸即口口廢

寺也。渡澗數十步爲鹿峯澗。至此有潭。爲第二潭。墜能仁寺旁者龍湫第三潭也。再行半里爲瑞鹿寺。在寺望鹿峯正似鹿。寺以此名。再里許過剪刀峯下。石壁三面環合。望見湫瀑矣。再繞山角西入深處。瀑水自絕壁之頂飄灑而下。可五六十丈。散爲碾雪塵珠。墜爲流霧霏煙。左右裊娜。息息異態。迴風忽至半山以下。盡成空濛之色。但聞雨聲。不復見瀑。雖秋深水細。未極磅礴之觀。然正以薄霧輕綃。愈見神人之妙。且可想見其噴潑時也。

自龍湫寺下逾澗越一山。折下爲羅漢寺。寺前有大石。小溪橫其下。沿溪東南行。夾道多衫栢篁竹。半道復有小澗無數。而夾澗岩石甚奇。山盡處東坑與澗合。緣溪東行三里許。與大龍湫水會。北有小石岡。岡後有松林。北枕高嶂。峯巒四合。雙溪夾流。境極幽勝。惜無人結廬也。雙溪合流東行半里許。有石斷阻之。決而下。墜入潭。高可二丈。名燕尾泉。是爲龍湫第三潭。

雁山之勝以嶂與瀑。冠天展旗靈峯及斗姆洞等皆嶂也。外谷諸勝。他處多有。靈峯靈岩。可謂奇麗矣。然吾鄉桂林陽朔間求相若者殆不止以一二數。惟助以小龍湫。則所無焉。至於大龍湫之偉麗。舉國無兩。不必言也。然則謂雁山之名以瀑戰勝可也。

自能仁寺趨雙溪口。西南溯小錦溪出東坑至羅漢寺前小溪相會處。道側有峯曰臥龍峯。一名木魚峯。凡三里許。至東嶺。嶺不峻。西南望羣峯羅列。溪谷深邃。簪者陷者。幡繞曲折。又成一境。下嶺其峻倍於上。西南行二里許渡澗。折入石門道。復入澗中。履磐石。行數百步。山勢迴曲。水聲湯湯。甚足怡人。陟岸抵石門村。村在口口嶂下。向石門所在。導者遙指二山。疑其不類。復出澗北望。有二山如門。欲尋之無道。越田陌而往。門中北陷爲岩。有泉懸焉。潺潺而流。別有幽趣。石門之名豈以此乎。沿澗出至紅岩洞之下。越澗行數十步。復入一澗。蓋出石門谷而入梅雨潭谷矣。西行二里

許。兩石壁夾張如門。絕奇偉。北入石東壁之巔。有泉懸焉。所謂梅雨泉。亦瀑布也。高半大龍湫。雨後水盛時。亦一佳境。泉北有洞來會。望之如有異境。緣磴道登至半山。乃入於嶺頂。以無所得復返。

復西湖澗行里許道壞。攀緣大石而過。又一里上一石坡。坡上即蕉林洞。下渡澗復西。大瀑在望矣。凡瀑多生於兩岩壁間。此乃殊異。蒼壁北張。澗中多巨石。中劃巨溝。飛瀑自此傾倒而下。瀑東半崖爲蕉林洞。上洞望西旁石直立。上微曲如門。斜上出。復有洞有穴。長而窄。泉水自岩巔滴瀝而下。若潭雨然。坐望對岩蒼巒翠巘。逶迤東趨。境異於龍湫梅雨矣。東出至清雲寺故址。南出可五里。飯於上漫石村吳氏。

飯畢出村。少南復折而西。至石表峯下。兩山相夾。由東麓上半里許。越澗從西麓升。可二百級。崖石中裂。自裂處拾級數十步出際。雙岩緊合。中擴爲小谷。北面半山。飛泉噴濺。所謂梯雲瀑也。瀑下有潭。深廣過於梅雨及大瀑。谷西有石磴。云可通寶冠。

湯云。

出梯雲谷度澗南行。已在雁山西外谷外矣。五里至長澗村。欲訪本覺寺。人言尙去十里。且無足觀。南望諸嶺。了無佳狀。遂不往。東折出芙蓉村。再東北至西塘海灣之北。假尼菴宿焉。

自雷峯寺東北度嶺。嶺名四十九盤。下嶺折而東。即至能仁寺。計程可八里。能仁寺爲溫州師範學校旅行百餘人假居。無隙可容。欲至瑞鹿龍湫羅漢諸寺。導者言寺產辦學。僧徒早散。無食宿處。遂至燕尾瀑旁草菴暫駐。飯後往遊雁頂峯。即白光山也。或曰北高峯云。旣緣大錦溪至瑞鹿寺。由寺側拾級而上。百餘級後與松洞分道。西上度連雲嶂之頂。時沿岸鑿磴。僅可容足。崖盡折而西。剪刀峯已在足下。折而北。山豁爲谷。澗水湯湯。即流爲龍湫者也。履澗中亂石而下。攀東壁頂。冀觀龍湫。雜草突石。蔽不可見。導者渡澗緣西壁。謂有所見。遂相從攀石壁俯窺。澗水斜折。急溜而

下。衝石際成潭。潭半爲壁掩。欲更攀而前以窺其全。僕人大呼乞止。遂下。始導者攀壁時。余以爲險。呼止之。及余自攀。復忘其險。於此有二悟。置身險地者。每不自知其險。而作他人危者。亦不知其固有不危之道也。

窺龍潭畢。緣澗上出西岸。道不通。復緣東岸上。知此處二澗相會。特東大而西小耳。再上數百級。卽爲白雲菴。計自瑞鹿寺至此。可四里。正對龍湫南面石壁之頂。三峯駢聳。甚壯麗也。再上半里有入家。疑故雲外菴也。復上一里半。水迎面而來。知龍湫源之再見者也。復轉過一大石。左有危峯。右有危壁。中有荒地。略具階基。想卽雲靜菴舊址矣。磴道亦半壞。再上里許。茅棘時時塞路。復渡澗爲龍湫。至高源上。可二里。略有樵徑。不甚可辨。夾路多箬葉。導者於是亦迷路。但望最高處行。山峯年久崩墜。成爲亂石。密佈至頂。雜草叢生。時見枸杞黃菊。不能容足。攀榛援石。猿行而上。且上且念。不知如何下也。望至白光絕頂。望玉環海門。形勢歷歷。溫州黃岩仙居之山。望

分井井。觀音口口諸峯俯於足下。若無可比數。而雁山內容諸谷如觀掌紋也。下時鑿於亂石之艱。遂緣峯脊東出。至觀音峯之東北。乃曲折而下。雖茅塞無路而喜少亂石。猶有置足處。凡曲行六七里。乃得自峯坳處轉下渡澗。視來時險徑若康莊矣。人心善變。乃如是夫。生平登山。以此爲艱。非艱於高。艱於無路也。返至口口。已將夕。計自瑞鹿寺至白光實可十二里。而行道之艱過於平地卅里也。

自白光絕頂西望。隔一峯即爲雁湖頂脊所隔之峯。半傾爲石壁。極巉巖峭厲。即徐霞客所不能渡者也。

攷之霞客遊記。余之下道即霞客上道也。

往遊雁蕩。十里至石門村。村左有歸雲峯。石爲雷洞岩。後倚伏虎峯。峯爲大龍湫之背。北高分岐也。自村西北上。口口嶂曲折四里。道峻而不艱。又上東出。石磴多壞。崎嶇牽確。可三里。近岩頂卽坦途。可二里餘。至岩脊。脊南北向。西有嶺兩岐。北出兩山。

脊相夾處成平坳。第一坳近中脊者大可十畝餘。水草生焉。然無蘆葦。中有石有小丘微墳起。踐之皆水也。第三脊與第二脊之間中沒有脊間之分爲兩坳。有水草阻滯。與第一坳同。此即所謂雁蕩也。研考久之。知此皆泉脉。浸山土而成沮洳。蓋爲小澤而非湖。所謂昔日有湖。日久而涸者。知爲傳聞之誤。吾意此山之名本爲雁山。山上有蕩。遂名雁岩。非以雁來也。雁蕩之名既立。或以雁蕩呼山。遂別稱蕩爲湖。其後因有湖名。求之不得。則以爲湮沒耳。山坳甚小。即使爲湖。瀦水有限。分道下流。不半日立竭。知湖爲泉源之說不確也。吾來值秋季。日久不雨。而蕩沮洳有水。即旁少高處。履之皆濕。知爲泉脉也。詳察山之第二脊。逶迤出於梅雨潭。及大瀑布之間。第一蕩之水伏流而爲大瀑布。第二蕩之水伏流而爲梅雨瀑。第三蕩之水則逆出而爲石門之過澗。既有下流無窮之宣洩。即濬之使深。堤之使固。亦不能蓄水。况蕩口平夷。無蓄水理乎。吾國因名誤實。每每如此耳。

下石門飯。以時尙早。往尋寶冠峯。農夫樵子皆莫之知。余意當在大瀑布之間。記由蕉林洞下時。旁有圃地。多石柱。石礎臥於畦畔。疑即寶冠故址。且今所謂寶冠蕩亦在其間也。據蔣氏便覽。似又在梅雨瀑之東。疑莫能明。待更攷也。

歸後僅三時半。以尙有餘暇。少息復往窮龍湫下游。沿溪而東。可三里。渡澗者再。澗聲潺潺。兩岩緊逼。路絕行人。幽邃之至。再進多行澗中。履大石而過。時復登岸。則往往援危岩而過。沿道水澄而爲潭者五。再下行崖愈危。其中爲潭。無石可履。援石岩之隙而過。得一潭。廣可半畝。溪墜成瀑者二疊。復履澗石進。又半里有小瀑懸於南。南壁瀑之對岸。岩石僅容半趾。復沿而過。有潭廣一畝。停碧涵黛。光色沈沈。溪復成瀑。聚於一處。勢甚壯。然奔放之聲。若助潭之寂者。爲初月潭。聞下更有三潭。以日暮不可復窮。遂返。賴有明月不致失途。至菴興猶未已。深惜日晷之短也。

余生平所遊無樂於此。

凌雲峯似一樹幹凌。雲寺故址後倚一山。有巒有麓。有壁有峯。大石錯落。雜樹參差。小山而具大山之勢。一山而具羣山之觀。絕似吾鄉城郭間物。在雁山爲僅有也。歸雲峯南麓小錦溪北岸三山相連。縐摺壘砌。上多小松篁竹。亦間雜樹。第二山上有雙峯曰雙棋峯。境至幽蒨。而無居廬寺址。他年老松成林。當更爲奇觀也。雁山少二圍以上之木。惟石門見大株樟樹三耳。

雲曇寺自口口度馬鞍嶺望觀音峯一帶峯障重疊。然亂而少致。爲雁山之下者。而夾岸則居民甚多也。剪刀峯旁往觀烏洞。非洞也。石壁間裂一隙。上下穿透。頂有泉水。滴瀝而下。號爲珠簾水。雁山有珠簾木者五六處。皆未足觀。

至靈巖寺欲觀所謂劍泉者。覓導自展旗峯側上至蓮花洞。道之昔視爲艱者。今則以爲夷矣。從蓮花洞西行。少下復上。兩岩張於上。崖上數十丈石壁有槽。槽後分兩層。有水滴瀝而下。亦珠簾水也。折而西上。道內高外下。幾不能留足。曲折至龍鼻水

之頂。復北下路絕。惟覓峯石可立足處。手據而足蹶。層次而降。峯盡復前上一峯。有徑而極峻。既及峯頂。復北越一岩。下臨絕壑。崖邊石平處不能容一蹠。其上之石滑而不能援。攀草根蟹行而過。遂下至澗旁。石勢如危梯。略有石。僅可容趾。澗盡處有潭。深可三尺。大五六尺。下墜即爲小龍湫。越澗北石。即觀所謂口口者。在澗之東。崖高可卅丈。澗廿丈許。中有石。再越澗趨洞視之。船長可三丈。高及丈。上有脊而下迤如覆舟然。近首處有穴如杯。深二寸許。前向穴下。有小隙。下引石涓涓浸潤出。即所謂劍泉也。此劍可謂極異。昔徐霞客尋之而未得者也。歸至龍鼻石之頂。欲自大仙人橋下。問導者。然難行無異適間之崖。試下而窺焉。乃西崖峯水頽落。東崖有峯承之。毀峯尖之半而擱焉。西面適亦落崖壁間。遂成爲橋。東須援峯尖上。西則橋與石壁之間有隙。須自隙援壁而下。日逾午久。尙未朝食。感於飢疲。不復冒險。自原道歸。過響崖。將至響崖北面。石壁上有石如人。具白鬚。戴巾幘。負手而句偻。號爲聽詩叟。

甚肖也。響崖者有大石在溪邊。以石擊之如木魚也。響崖之上半壁有崖甚深。敞有屋宇登焉。崖前對岸白雲岡分一枝迎面來。止爲石壁。響崖之東復有二巨石。與壁對峙。流水至巨石下成潭。望之極有致。過於蓮花洞遠矣。而無居人。徘徊下過淨名寺飯。已三時矣。

飯畢往觀水簾谷。淨名寺之西有大石壁。號鐵城障。障下平地有三洞。第三者至大。石高而甚濶。入之。其西面復深入。甚暗。有泉淅瀝下。遂號水簾谷。殆與所謂珠簾水者同也。

出水簾谷。越澗至南岸。西行半里。至山峽間。北面之壁通鐵城障者。外層較內層爲下。而頂甚平。數丈下壁陷爲洞。廣可七八丈。高七八尺。名曰鐵城橋。實非橋也。

觀鐵城橋後。至朝陽洞。對面視之。峯壁樹石。連綴頗麗。而所謂洞者。兩旁微圓。北高而南低。頂有石突出。深可丈許。殊無足異。洞頂有水滴瀝如屋溜然。滴水處爲一槽。

而非平石。即水至大亦不能成珠簾也。

自朝陽洞至靈峯宿。夜月甚佳。至橋畔散步。觀果盒岩一帶景色。

自靈岩溯溪行三里。過真濟寺側。入北坑。西北行。緣一小嶺而上。小嶺之側。左爲石壁。有瀑泉。右爲高嶺。蒼翠複疊。甚可觀。若作亭於小嶺之端。亦足別生一境界也。越口口嶺。曲折而下。峻於上時。是爲南閣。兩山夾平溪。中多林木土田。又三里至南閣街。西行越溪者。再緣北岸溯溪而入二十里。北出爲散水岩。遠望白虹高懸。急趨入視。可一里。至瀑下。危崖高張。其中微陷。瀑從陷處直瀉而下。高亞於龍湫。而壯過之。中布急湍。旁霏細沫。下抵大石。分爲多流而下。其二旁出。餘俱墜潭中。潭廣畝許。色深綠。壁西足有洞。潭泛入其中。若通於山者然。壁東上下有數洞。甚異。更東爲登山道。望之中復有小瀑。瀑上有高崖。當尙有佳境。惜無餘日以窮之也。瀑前爲廣谷。多田疇。四山環合。均蒼秀可觀。意境又非龍湫及梅雨寶冠諸水所有。以彼皆幽奧。此

則明澈也。瀑東谷口有小神廟。前望溪西數峯。大小遠近參差極深秀之致。林木屋舍均如畫圖。右抱飛瀑。左抱溪山。其趣亦二靈所無也。

飯後復東十里至龍王廟。探口口口之勝。南望雁蕩諸峯。上翼張而下環互。爭高負勢。目眩神移。南渡溪三里。至口口口。望南山益異。問之即蓮花嶂也。峯上有峯。嶂上有嶂。巒上有巒。大小相間。高下相乘。駢疊四五層。直凌霄漢。無峯不異。無嶂不峭。翠峯碧黛。層層相斂。日影嵐光。時時變態。逾村行澗中數里。左右兩石壁高百餘丈。相夾。中闕爲門。相去一楹許。自門入數步。內即爲潭。深不可逾。中有巨石。石上兩澗間有墜石覆之如洞。於是取二大竹架潭上爲橋。躡之而渡。既逾潭。有兩澗。道東者澗而峻滑不可渡。乃匍匐互相援引而上。既上得一小石邱。立邱上望東西則兩石壁挿空而起。東北俱爲高嶂。南望兩岬之上復矗兩岬。夾立如兩峯之向。飛泉分三疊而下。峯上復有石嶂。嶂上又爲高峯。寬四五丈之向。堆集峯崖五重。高凌霄漢。中隱

飛泉壯麗幽奇。亦已極矣。兩崖間有兩墜石。相疊成橋。自小丘上渡危崖。可通。道既險狹。且滑不留足。遂不敢渡。聞渡橋西入崖間。尚有一洞。有三石佛像。號禮口壇云。龍王廟之南岸。蓮花障。溪之北口也。有石阜焉。上滿松林。下繞深潭。石脚嶢嶢。浸於深碧之中。石益其峭。松增其古。一溪之間。信多奇矣。

龍王廟上下數里間。南閣山水之精華也。

自佛頭村渡溪。復溯一澗里許。觀塞裏瀑。自南來。瀑分三層。第一層高丈許。甚壯。下注爲潭。廣二丈許。深殆三四倍。爲諸潭之最深者。流爲澗。數十步。成第二瀑。高二丈餘。下復成潭。潭又注爲澗。澗之末端作曲折宛延之狀。其底爲水所嚙。深入丈許。內廣外狹。如龍腹狀。號曰龍溜云。龍溜下注。復爲瀑。可四丈。注一石上。石凹亦成小潭。復分注成兩岐。可丈許入澗。此瀑誇張特奇。不過如此。然尙足觀。

自塞裏瀑復歸龍王廟。回至南街。又五里至北街飯。飯畢往觀仙人洞。西北行。復轉

西南計十五里。山名曰仙亭山。山下有二石山。名曰龍首虎蹲岩。岩下水滙成潭。自兩崖中渡澗登山。半山以下多松。已合圍。雖不大。喜多而可觀。半山以上爲竹。凡千九百級。至仙人洞。自洞以上爲危崖。旁繞雜樹。雁山諸山少樹。此其異處。洞寬可八九丈。深半之。高約廣三之二。內爲廟。分三層。東西有階可互上下。洞前石壁之頂有裂縫。可尺許。自西瓦東裂。下復爲門。自門東出。崖勢開張。甚美。東望諸山。以次而遠。參錯互抱。甚壯。再繞崖行。下而復上。至仙人橋下。導者云無道可上。問諸樵者。言須繞於山後。自仙姑洞乃可登也。望之兩崖間有二崖。寬窄相輔。合斜成橋。自西橋達東崖。即吹簫峯也。東崖崖顛有突出處。橋之東端恰置其中。中厚可三尺。西豐而東側。長可六丈。寬可六尺。而微穹作虹勢。信天造地設矣。欲繞道登。爲時已暮。悵望而返。

歸過北閣。北閣之東。兩溪會流。處於北岸山邊。西南觀雁山。峯巒嶂嶺。錯見雜出。遠

近大小凡四五層。夕照成嵐。奇麗萬狀。舍遊山而看山。無逾此地矣。夜行至靈峯宿。出靈岩南轉山峽。上長春洞。逶迤可二千級。後倚危崖。互爲層疊。前抱高嶂。次第東迤。左方闕處望見遠山。樓閣參差。松杉上下。雁山諸洞中之自開境界者也。

下山東出白溪。雁山東麓也。石骨翠巒。遙相環合。亦自明秀。折北行。遠見白岩嶺。以爲東眺海山。西矚雁岩。常有奇境。及上乃無奇處。意想之不可恃如是夫。

再西北行三里許。至故章家樓村山始異。謝公嶺在其南。石梁洞在其西北。洞背倚蒼峯。前環秀嶺。左見靈峯坑之外嶂。右覽大荆南之遠山。高原中間。林宇錯落。境爲清曠夷適矣。望接客僧。見其背後復有如僮者二。儂而相從然。雁山岩石之肖形者。以接客僧聽詩。叟爲有天趣。餘多穿鑿附會。有傷雅道。

飯後行經五峯山麓。山亦楚楚。然無精神會粹處。又三里覺山有異。渡一溪。曰溪也。卽南北兩溪下游。好山滿眼。精神爲之一振。西北行又七里許。至雙峯寺。山甚碌碌。

無所謂峯也。寺亦頽壞。出東北行。過龍皮巖而北。此間看雁山亞於北閣雙溪口。亦大觀也。

又六七里至石門潭。即口溪合流處。潭甚深。兩山夾之。極沈深。令人氣穆。潭北山上有亭。坐其上看西南諸峯巒。雖不如北閣之雙溪口及龍皮巖北山麓。然亦約十之五六。下峽赴大荆雁山亦爲潭。留石隨人而北矣。

游雁山者。當自大荆經石門潭。先看山之大概。再經五峯石洞梁上。上謝公嶺。至靈峯宿。次日覽靈峯淨名之勝。宿淨名。三日覽靈巖大龍湫之勝。宿能仁寺。四日渡東覽石門之澗。海兩寶冠之瀑。歸再覽靈巖之山。宿靈峯。五日度嶺至散水岩看瀑。次看口口之瀑。宿佛頭村。六日至龍王廟看垂蓮障及口口。再走北閣之雙溪口看雁山全景而歸。大荆之雁山美無有遺棄者矣。

紹興

自甯波乘早車至餘姚。往游燭山湖。東北行可二十五里過堰。又五里入湖。乃須步行半里許至。大失所望。湖之西已堤而成田。湖之東則爲草蕩。問之鄉人則惟五六月有水而已。所稱八景亦不可得。悵然而歸。

本欲更游虞山之白馬湖。懲於燭溪。遂決計不往。早車直達曹娥。過口口五夫之間。溪山曲折而明秀。至駐亭南望。似有佳境。又悔不爲白馬之游也。大約虞山境溪山湖渚往往而有。似亦一溪山都會。他日當更尋之。

過曹娥江。飯於曹娥鎮。去江可三里許。雇快船行十里。過東關市。山水漸佳。經白塔洋。河闊水深。風景亦清而不宜游。經陶堰樊江至紹興城。計八十里。

雇小舟問游程。舟子言以先游東湖爲便。自出北門。折而東可十五里至。東湖者本非湖。稷山有石壁濱溪。壁下有潭有洞有崖。石嶼環之。陶心雲氏環石壁爲堤。估溪流三之二。號東湖焉。東半爲陶氏私居。西半爲通藝學堂。石壁東有垂崖。崖東有亭。

潭水環焉。亭後石上題曰東天竺。崖西復作亭於水次。前有橋通於堤。吾初疑兩亭之間崖上可通。乃竟不然。不知陶氏何不鑿山爲磴也。石壁甚長。每間以崖。下垂甚薄。如爲墉以間之者。中部壁窪然內陷。三如墉者夾之。爲兩谷。谷下爲潭。中墉有洞。中可通舟。大書深刻曰桃花洞。陶氏手筆也。潭之北石嶼如堤。東西亘。有口可容舟入。嶼之西端即通藝堂之東矣。通藝堂在壁西部爲主屋。其西爲史學館。皆臨潭而頗間以假山花木。與史學館對峙而橋通之者則通藝學堂也。湖之美以桃花洞與石嶼爲奇。使陶氏但作堂館及二亭橋嶼向磴崖使相通焉。而學堂居宅則於北岸爲之。中作荷蕩。樓榭相環。夾岸對觀。景當益奇益麗。今旣分溪使狹。而以限於一堤之故。屋舍皆橫列直陳。無參差錯落之致。而潭水以不通流。故亦陰沈渾淥而失光氣。若陶氏者可謂之好奇。未可謂爲能奇也。

通藝堂之東南有泉瀦而爲池。當爲小溝導使入潭。乃石渠也。

聯額太多。隨處均滿。亦傷雅道。

游東湖畢。西南溯若耶溪。至禹陵下宿。

入若耶數里。南望有山至雄。山盡處有複殿巍然者。禹陵也。晨起先觀禹廟。南向門

三重甚壯。夾道古柏。毀其半。尋得十三株。亦清代物耳。廟之西為嚳石亭。石圓圍四

五尺。高八九尺。端銳有圓孔。已斷而復合之。漢人記字漫滅。僅識王字。上有阮元分

書。瞿鴻禨楷書題名。尙完好。

按先君視浙寧時。題名在光緒丙戌丁亥間。宜穎謹識。

亭在山畔大石上。謂石為誌葬處

者。當非矣。廟南數十步有墓道。循道入至山麓。有巨碑。題曰大禹陵。明人所為也。以

地形言。禹葬果在此山者。亦近之矣。陵旁居人多姒姓。聞有二百餘家。皆禹後云。

游陵畢。出若耶溪。北行至城南。復東南緣湖。婁公河十里。至婁公村。河之可愛。大致

亦同若耶。自村步行八里。而遙至蘭亭。即往諸暨大道也。西山甚峻。山下小岡橫出。

環亭之南而復北抱。中開平原。可二三十畝。今之蘭亭在原之東。再東為觴詠亭。亭

前石疊爲曲水。再東爲右軍祠。皆鑿池環之。往往植荷花焉。亭之西皆爲民田。雖無多奇。亦有氣象。吾意昔之曲水。即在今亭西田中。地平而高曠。可容朋友車徒。又澗水涓涓。可引以流觴。漫擇地而楔於此。所謂激湍者。則亭左之溪流。非曲水也。使盡贖亭西之田爲曲水於中。而夾蒔花木。永和之美可復也。若今之羊腸折疊於不盈半畝之間。亦兒戲事耳。游畢出婁村五里宿。

晨起爲鑑湖之游。十里至城南。西折五里。已入鑑湖之口。五里至口口。又五里至口口。南岸諸山遠近層疊。境較若耶。婁公爲勝。山陰之溪甚潤。而溪行至寬處則爲湖。湖行至狹處復爲溪。連延不絕。紅柏青柏緣湖點綴。令人忘倦。信於西湖外別開生面者也。又五里至壺觴。境尤美。

(下闕)

南岸東山曰桐山。桐山下有長橋亘於北。越橋則又湖也。明漪澹蕩。令人心醉。遠

望若人對峙。其北山柯山也。又三里至西澤。折入小溪。陸行數百步至柯巖。俗呼七星巖。奇麗不可名狀。其中石壁如屏。高可五十丈。壁下復有崖。崖前有亭焉。亭下爲壑。壑下爲潭。潭西有巨石突出如船首。石上建屋如舫。舫側壑前爲岸。岸外復爲潭。廣四五畝。環以石嶼。壁之東大峯如笏。高與壁齊。笏峯後有二峯尤異。上巨下細。巉削窈窕。其一較高巨。依之爲佛殿。重簷崔巍。曰靈巖寺。其一在寺東。上生古樹。高亦三十丈。尤奇麗。潭水復環焉。自舫室之外向西復見一巖。中爲佛亭。亭外爲堂。修竹環焉。堂前復爲潭水。皆慘綠幽深。古寂至是極矣。堂之東舫室之西兩巨石間闢爲口門。循逕入則正當巖下。爲佛殿。殿後有潭。西視佛亭後亦有潭。東至舫室之後有小齋三楹。齋後亦爲潭。自小齋而東曲折登石崖之亭。境轉暢朗。後眺石壁。東望二峯。前覽平湖村落。西觀山西崖壁。俯視潭壑村落林樹。舟步溪渚。亭榭寺宇參錯其間。地廣盈丈而山水之間千態萬狀。咸呈露於俯仰之下。信可謂兼奧曠之觀極淳。

峙之美者也。佛殿門東有彭雪琴畫梅。欸爲己已。已五十餘年矣。尙完好。對壁爲徐樹錚行草七古。尙有筆勢。異於尋常翰林之所爲也。柯巖之西尙有一山。東西兩面皆石壁。匠人於壁下開洞深入以取石。其南有罅洞。其間當有奇可結廬。惜不免爲丁丁之聲所擾耳。

出柯橋後西過一橋爲蔡堰。復爲湖。狀尤麗。蔡堰之後有山曰棋盤山。在鑿穴山之西。繞棋盤山北出至柯亭鎮。鎮西南數里爲阮社。亘十餘里皆業釀者也。問陳釀皆無有。或言章東明家有之。遂至章坊。甃甕積如邱山。宅宇宏大。庭院寬廣。深六七重。釀酒之缶兩人不能圍者無數。主人曰。業釀者沽陳酒則奪酒家之利。將自敗其業。故以積酒爲戒。外間所言不實也。復問諸紹興城旅舍。惟清和弄沈口口有十年至十三年陳者。大約價年增一元云。

或云鑑湖已爲民家侵佔成河。此言非也。正以洲流重疊港汊百出。而忽湖忽溪益

有煙波無盡之妙。詩情畫意四十里間不可勝窮也。入愈深湖愈濶。山愈近景愈奇。西澤柯堰之間信所謂應接不暇者耶。

遠望峙於紹興城北者曰梅山。東湖之石壁禹陵南枝盡處也。

壺觴以東。其外西湖耶。西澤蔡堰之間其北裏湖岳湖南湖耶。柯巖之奇而外。可開闢之勝正多。惜無古寺名園助其張目耳。

以水論誠無美於鑑湖。足與相匹者惟桂林陽朔間之山耳。週遭錯雜。百轉不窮。無登陟之勞。無歷久乃得一境之苦。觸目皆是。舉足即變。殆山之迷樓乎。

富春

錢塘江南岸之山未足與北岸之山相稱。此憾事也。

富春江山水甚雄秀。有疏密。有遠近層疊。場口至窄溪三十里間至佳。然未能奇。尚不如湖南沅州山水也。所以舉沅州者。其江面之壯濶略相似耳。

桐廬山水自嚴瀨至胥口三十里最佳。然嚴瀨非瀨乃峽也。俗呼爲衝較爲得實。山勢太促。亦未能奇。峽北有山。半山有石壁。翼張如兩台然。謂之釣臺。殆因似臺而傳會之耳。臺下爲嚴先生祠。自祠右有路穿兩壁間。一出西臺上而止。一上東臺。東臺眼界美於西臺。更自東臺後取徑上山巔。可半里。有小谷。山三面環之。有田圃十餘畝。西麓有塘。水常不竭。傳爲嚴君棲隱處。殆可信也。



還桂日記

十二月十三日午後三時自洪江登陸行。過小河。通城步者五里。至五里庵。十五里至上頂界。二十五里至白楊關。三十里至雙木溪。四十里至槐槻宿。時六鐘半。是日所行皆盤旋山腹間。多阪而不峻。晚微雪。夜分漸大。槐槻一隊駐兵兩棚。

十四日晨八鐘行。兩里上雪峯界。界連武岡會同綏甯三州縣境。山嶺叢雜。盜匪出沒之區。然高而不峻。固坦途也。時正作雪。四望迷漫。惟見所履一片白。十丈外即無所覩。俗言騰雲駕霧。使能實行。殆亦如此狀耳。下界至大灣三十里。早飯。飯畢行又十里。至兩路口。盤繞山腹間。又五里上白楊界。較雪風界稍峻。下界尤峻。下騎步行。凡可二千餘級。復騎行數里。至田螺旋。已處萬山之中矣。時僅二鐘半。以前有峻嶺。又天寒道滑。爲惜夫力計。遂宿。凡行可七里。夜作致孫楚生信。是日晨陰。下午入夜微雪。半夜晴。

十五日晨七鐘行五里至西坡。俗呼西坡滾馬蹄。極峻。傳爲吳藩自楚入滇時所開之道。道甚寬且坡級整平。其斜仄之勢尙不如黔陽之牛角界。但較高可三倍耳。將至坡先有斜下之阪二處。勢陡而雪滑。下騎行。上坡復騎。騎甚健。上二千餘級不少。停。雪凝成塊。填塞馬蹄。較尋常上坡較難也。下坡路漸平。又四里許至水口。早飯計行二十里。時九鐘十分。七隊哨官廖鴻昇駐此。迎送甚恭。兩路口亦廖防地。昨先派四兵候送。既至水口。又換兵送至武岡。殷勤可感。往回拜並寫片請轉送張福欽處道謝。十鐘一刻行。風甚大。一鐘二刻到黃土觀。因飢欲食。少歇以俟。行囊乃遲二小時。又半乃至。殊可厭也。自水口至瓦屋塘二十里。路雜坡陀。半平坦。半欹仄。自瓦屋塘至黃土觀二十里。則坦途矣。將至黃土觀五六里。乃見平原。山行數日。心目一開。實則此平原尙甚小也。小食後復行。十里至桃坪。亦坦途也。時五鐘宿。是日晨晴。山上見光兩鐘許。午後陰。夜寫致孫楚生密件。

十六日早七鐘行。風雪被雨衣騎行。二十里至楊柳溪。入武岡州界。坦途也。雪止。又十八里至夏家村。道雖平而狹且礪。岸旁茅葦橫出。枝葉上雪。拂灑滿身。濡面入領。尤可厭。又十二里至觀音市。早飯。時十一鐘一刻。計行五十里。一鐘一刻行。十里至曹家坳。又十里至龍埭。又十里至武岡州城。皆坦道。但滑甚。宿南門外。時三鐘一刻。候行李至五鐘半。乃到。夜寫德曾信。朱福信。荐韓子衣信。並將密册寫完封固。又作六弟七弟信。一併交寄。臥稍晚。十二鐘半矣。州城背山面河。氣象甚好。有小溪貫城而流。自楊柳溪直行三十五里至高沙市。又走桃花坪。計二百里至寶慶。爲大道。出村轉南道。則至武岡城。并記。

十七日晨晴。七鐘三刻行。漸暖。二十里至木頭橋。三十里至安心觀。入新甯界。皆坦途也。時十鐘三刻。早饈店中。以鉛筆作日記。衆輒聚觀。以爲奇事。揮之不去。日日如此。民智之下。可嘆懼也。十二鐘十分行。陰。二十里至石門汛。四十里至龍塘橋。道上

風景甚似泉明詩。四鐘一宿刻。夜作致吳友竹一信。岐安潞生一信。自武岡以下至洪江。每號十里實可八里許。自武岡以至新甯。則每號十里可十一二里也。十八日晨陰七鐘三刻行。二十六七里至朗山。過一橋。又二十三里至姚上關。時十點三刻早饒。俗僅呼三十里。其謬如此。有小坡二。餘皆坦道。間有少狹者。一鐘一刻行。十五里至垂灘。三十里至梅溪口。入全州境。垂灘以往繞麓行山峽間。尙平坦。有小坡二。時三鐘三刻宿。以候行李故也。梅溪口爲一小市鎮。店主梁姓甚曉事。屋亦整潔。昨夕所寓則不堪矣。夜半風甚大。

十九日早微陰。晨七鐘半行。山經崎嶇。小坡甚多。連續上下。凡三十五里至小黃茅街。上黃茅嶺。下嶺至文洞早饒。行四十五里。時一鐘半。聞此道昔不通。爲劉武慎公撫桂時所開。午陰。十二鐘半行。坦道數里。上一界又過一坳。下坳渡江至大埠頭十五里。徒杠可二十餘丈。合小杉八株爲之。凡十三四段。余策騎徐過。兩岸觀者咸詫。

余膽大而稱騎良也。從者何福堂在後謂其同伴曰。營主視其性命真不值錢。吾恐全營三百餘人更無一人敢若此而渡者。張桂雲曰。如打前敵幸得一勝仗耳。其爲余危若此。而余不甚措意也。又十里至鏗子坪。七里至寡渡橋。又八里至油榨背。一路豁然開朗。道塗寬潤。近桂林氣象矣。凡行八十五里。時四鐘一刻。以候行李宿。行李遲至八鐘半乃到。殊惱人意。夜閉門後。豬糞之氣甚惡。

二十日晨陰。七鐘半行。二十里至楓木山。初十里坦道。後十里雖平而石多磊砢。三十里至竹子嘴。上牛塘界。爲全州與安交界地。上甚平。下稍峻。然可騎行。下界至嶺脚四十里。又五里至楓木抱。早饒名四十五里。可四十里耳。午微陰。十二鐘一刻行。四十五里至陳坪。時三鐘一刻。因候夫遂宿。自楓木抱至此皆行溪峽間。路雜良楛。有商店十許家。皆業糖紙者。所臨之溪即大溶江上流。

沿大溶江連山皆竹。故產紙。又多雜樹。伐之爲薪。編長筏。以竹夾之。運售桂林。滿溪

皆薪也。屋皆以木皮代瓦。船自桂林載糖鹽來轉販湘境。口船到則載紙以去也。將醮見夕陽。緩步溪橋上換空氣。所住之屋。其上通風。夜甚冷。

二十一日早陰。七鐘半行。沿溪二十里至一小村。始出溪峽見平原。路半確犖。又十里至石門。遠望西南。氣象鬱葱矣。又十里至大溶江市。皆坦道。早飯時十鐘五十分。見微日漸暖。大溶江鹽行甚多。以加價皆關閉矣。十二點十分行。三四里過小河。入靈川界。三十五里至靈川縣城外。前十餘里多高原。後二十里多平原。皆坦道。時二鐘二刻。急行可以至省城。以候行李宿。脚夫恐余宿甘棠渡。皆惴惴。及來見已宿此。無不色喜。下午陰。夜半風甚大。

靈川縣城極小。城外有墟。購百物俟墟日。否則至省城。其陋可想。

二十二日早陰有風。七鐘半行。八鐘五十分至甘棠渡。號二十五里。實可二十七八里耳。早飯。九鐘半行。見微陽。過浮橋。三十里至省城北門。時十一鐘五十分。道上湘

人返衡。永度歲者。絡澤不絕。入城大晴。杲杲日出。

又

正月十八午。往平樂看潘外舅家。十七弟欲同良豐觀唐氏故園。遂并騎行。園爲子實先生所營。稱真山川。今爲岑雲階制府所有矣。自省城至良豐三十五里。旣詢諸店主人。則園去良豐尙四五里許也。東南行至園外。溪水環焉。通以平橋。榜曰雁山別墅。題聯曰。春秋多佳日。園林無俗情。番禺陳澧篆書。園籠有二山。鑿地引水爲溪池潭壑。中爲樓館。外佔圃榭。周可四里許。後一山有巖洞。上下貫穿。洞內如廳事者一。如曲房幽室者二。皆有石几榻。可容書畫棋茗。余自洞後入。旣出乎前。兩閣起其左。前爲深澗。可望而不可即也。從右曲折下。依山爲花塢。旁有大危石。高二仞。於上建亭焉。花竹繞之。穿花徑。下有小平橋。橋石有池。池上有石有亭。度橋至涵通樓。後作平院式。花樹甚繁。登樓四望。園中之勝畢見。樓左有溪。高廊跨焉。式亦如樓。後迤

與洞左兩閣通。前臨澗水。園中最幽處。自廊度溪。前闢一門。出園左。傍溪行。直底園門。中雜築小齋館二。間以田圃果木。樓右作平廊。曲折底大池。中建大齋。環以竹樹。疏清古曠。池右爲山麓。遍樹諸果。於池畔廊右闢門焉。出門穿果林。繞山麓。則盡見園外村野山林之勝。最後底大巖下。即余所先入者也。樓前周垣爲院。左以溪爲堵。闢門前出。路盡底小池。池上有水榭。石山甚麗。起池右。半居園中。山右多竹樹之屬。雜諸卉石。接大池。左有逕。余未窮焉。榭左桂樹甚多。前出度石橋。左有潭。石奇水清。若中有異物然。潭前數十步有紫藤架。架左爲園門。右爲山。其大致如此。十七弟游甚樂。謂他日當更以暇來。予曰。佳則佳矣。然亦一邱一壑之奇耳。吾鄉山水處處稱勝。不出城市而可極臨眺之樂。胡爲勞馬足爲。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園之謂矣。一笑而歸。夜久談。

十九日早陰行。十七弟歸。二十五里過六塘墟。又七八里入陽朔界。遇雨。在一路亭。

少歇。又二十二里至葡萄墟。早飯。飯畢行三十里至白沙。又二十里至陽朔縣宿城外。

二十日早大雨。久候不霽。冒雨行十二里。至矮山墟。四十里至一村。忘其名。入平樂界。四十五里至小灣。早飯。一路雨不少息。皮衣溼透半幅。改雇一舟順流而下。少頃雨已止矣。天下事難料如此。傍晚到平樂。

二十三日下午自平樂旋省。行十五里宿小灣。天陰未雨。

二十四日早大雨。冒雨行三十里乃止。衣亦沾溼。至陽朔早飯。飯畢行。晚宿葡萄墟。二十五日早陰大風。行三十里至六塘。早飯。飯畢行。大風不止。對北風行六十里至城。頭痛欲破。

自洪江起程後。惟平樂之行最苦。

又

正月三十日午晴。行三十里宿靈川縣城外。時尙早。

二月初一日晴。行四十里至大溶江早飯。飯畢行五十里至興安。晤左子元。余潘氏僚壻也。其年甚輕。閱歷尙淺。未敢深談而別。行十五里宿唐家市。不往興安。四十

里至蓋發坪。又呼蓋福坪二十里至唐家市。近五里。

初三日因雇船延半晨。九鐘半乃行。四十里板山鋪早飯。飯畢行十里至塘水。有山棗司。二十里至白沙。四十五里至脚山宿。

初三日早晴。十里至沙子泡。三十五里至全州。往瞻壽佛。肉身相貌莊嚴慈悲。誠不凡也。又二十里太平鋪早飯。如不過全州可近五里。飯畢行四十里至黃沙河。又七里出廣西界。十里棗木鋪。十三里義山鋪。三十里至楷珠山宿。是日行一百二十五里。

初四日晴。早行十里至湘東橋。二十里豬屎井。四十里黃田鋪早飯。飯後行十二里。

二塘鋪。又十八里至城。將一鐘半。

初五日下午上船。傍晚開。風雨。十里至老埠頭泊。

初六日早開。北風微雨。五十里至冷水灘。一百十里至華陽司已晚。夜行三十里至滴水巖泊。

初七日早開。北風。三十里至祁陽。六十里至觀音灘。九十里至白水。一百三十五里至黃泥塘泊。

初八日五更開。北風。天時時大雨。十五里至歸陽。七十里至河洲。一百三十五里至八方。一百六十五里至松柏。已更後矣。令舟子夜行。一工人偷懶將橈撞失一枝。僅行十餘里。至月湫泊。共行一百八十里。

初九日黎明開。十五里至興隆站。七十五里至東安渡。一百五里至衡州。時四鐘半。行甚遲。以少一橈故也。晤趙書青留晚飯。招秦凱三來談。九鐘歸船。借水勇二名。備

晝夜兼程至省。乃行六十里至大埠。大風雨波浪甚惡。不能進。遂泊。

初十日早風稍小。開行二十餘里。風狂浪急。泊洲畔。時許復行數里。不能進。又泊。少頃。又行數里。浪愈大。波高三尺。船輕不穩。避入一曲港中。終日聞風聲如吼。浪聲如潮。爲之悶損。傍晚風略小。勉開十二里至雷家市泊。是日凡行五十里。

十一日風略小。五鼓開行。十五里至後山。天未明也。一百五十里至朱亭。一百九十五里至淞口。二百二十五里至株洲。天將晚矣。風雨少。泊。復開。時時作雨。屢開屢泊。泊而又開。

先府君行述

先府君諱其鏗。字子武。中年自號無竟居士。世居廣西臨桂之西鄉蘇橋驛。始遷祖仕。寃公明末以避兵自金陵遠出。愛粵西俗淳土美。遂卜居邑西關外之五里墟。五傳而至。偉侯公諱傑。縣學生。有隱德。爲鄉飲祭酒。年九十乃卒。是爲府君之高祖。曾祖東崖公諱希呂。乾隆戊申舉人。選柳州府融縣教諭。截取選授湖北松滋縣知縣。祖槩堂公諱允勳。廣東按察司經歷。以帶勇克復封川縣城。署理縣事。積勞病沒。卹贈知府銜。入祀封川名宦祠。考石鄰公諱琮。同治壬戌舉人。廣東知縣。歷署清遠興寧東莞兩署。順德三署。南海。保升知府。加道銜。高祖以下均贈如其官。高祖妣于駱。曾祖妣秦李。祖妣呂。妣黃。生妣馮。均贈夫人。南海公有子十二人。府君次居十。又行十五。以光緒三年丁丑三月廿四日戌時生。南海公以府君岐嶷夙慧。鍾愛特甚。六歲授經。過目成誦。九歲對客書大字。十九入廣雅

書院肄業。松滋公以次三世爲循吏。家無餘資。南海公雖迭綰劇縣。第以長者不屑趨利。轉以供億致負累三萬餘金。顧安之怡然。常戒諸子曰。縱吾積資十萬。汝兄弟當分得幾何。好自讀書求自立。無望遺金也。南海公棄養。府君時甫二十。養母撫弟。以一身任。僅取敝書數篋自隨。涼榻一具奉母。蓋馮太夫人育。府君後十三年而病風痺。兼得心疾。實賴府君扶持抑搔。先意承志。稍稍慰解。肄業廣雅。日以鹽齏數莖佐餐。月試輒列前茅。以膏火奉甘旨。外此更無所入。如是者數年。南海公在日。爲府君聘前妣。督辦廣東欽廉邊防。潘公培楷女也。府君以方食貧力學。不欲再增室家之累。先外祖潘公力促完娶。再四乃可。前妣潘夫人遂以光緒己亥來歸。先外祖復爲府君入貲爲試用縣丞。府君勉徇其意。治學之暇。時從先外祖理軍書。於地形兵機得究心焉。以入營勞績。保准免補本班。以知縣仍留原省。歸候補班。前補用。加同知銜。壬寅旋里。癸卯舉廣西鄉試第四名。

甲辰會試中式第八十六名。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朝考以知縣即用。分發湖南。委辦永州釐金局。旋兼代零陵縣事。三閱月。清理積案三百餘件。聲績懋起。移授芷江。芷爲劇邑。俗僿而矯。府君履任。臨以武健。申嚴條教。有盜警。雖深夜必以聞。常以宵分衣短後冠草笠。與胥卒疾馳鄉野。或並宿山中。期必獲。盜風以斂。一夜自山中馳還署。不暇休息。復攝衣冠升堂理訟。倦極退入書齋。竟眩仆於地。從者秉燭入救。始蘇。邑有盜耕牛之風。大爲農害。府君峻其禁。耕者始安。以多盜故。兼領巡防軍一營。部下悉簡練精勤。整銳能戰。初。府君權零陵日。前妣潘夫人奉馮太夫人就養。及移任。以險遠不便板輿。仍留居永州。至是。前妣潘夫人沒於永寓。府君傷痛甚。先外祖中丞聶公方解組家居。聞府君政績。許爲奇才。遂以長女委禽焉。宣統庚戌春。家母聶夫人來歸。是年夏。府君感寒得疾。幾殆。八月。奉馮太夫人諱。疾方有轉機。聞訃哀痛。勢復增劇。仍強起奔喪回籍。去官之日。士民執香

扶路。至擁舟不得行。時楊公文鼎爲湘撫。夙重府君才。迭以電促赴省。次年葬事畢。以候選郎中奉委南路巡防隊統領。駐永州。先是李公經羲之雲貴總督任。道出沅州。府君以芷江令隨知府上謁。李公一見遽曰。吾入湘境即聞兄名。行愈西。名愈大。何以致此。夜再約見。縱談至宵分。明年電調赴滇統兵。以業奉湘檄不果。及是復密保。府君堪備封疆選。奉旨交內閣存記。府君既治軍有年。於防營利弊究之甚悉。乃上更定營制裁減防隊整頓兵事策。是歲秋間。革命事起。府君方在衡州。聲聞隔絕。但整兵保境以待。會譚公延闈被推爲都督。與府君夙契。迭電携兵入省。改所部爲南武軍。而以府君爲軍統。踰年湘政府成立。府君被任軍事廳長。鑒於湘省軍隊雜糅。糜帑害民。以爲長治久安之策。在遣兵歸農。遂毅然自罷所部。凡遣散諸軍五萬餘人。而湘人士晏然不驚。其他所裁汰亦稱是。以此叢衆忌。府君知志不得行。亂且未已。棄官携家東下。先是以領兵勞授陸軍少將。晉授陸軍

中將。故總統袁公聞。府君名。召入都。一見傾心。府君飄然辭去。至滬不三月而東南革命再起。湘局果變。愈益糾紛。甲寅乙卯之間。府君被推入都任約法會議議員。多所建白。袁氏知。府君雄才。將授以廣東巡按使。赴粵辦裁兵事。會約法會議提出恢復封爵案。府君堅持反對。既不見聽。拂衣逕出。其夕遂行。不一年而帝制議興。天下義士聞者無不挾腕。府君實挾其先幾焉。雲南兵起。轉戰彌旬。援稀食阻。形頗不利。府君說武鳴陸公榮廷爲鼓桴之應。一時觀聽頓易。諸道進軍。國危復定。迨李公經羲出任國務總理。將引。府君任院祕書長。適有復辟之變。府君憤然歸滬。合肥再起。移兵征南。府君復偕譚公延闈赴粵。轉赴衡永。蓬萊吳公銜命南征。破長沙。下衡州。銳不可當。諸將集永州議退守嶺外。府君獨持不可分。兵三百人自將之以守永州。設爲疑兵。張聲勢。令諸軍從容後退。北軍自入湘境。勢如破竹。初不意永州乃有堅敵。距守踰月。府君乃移書吳公。反復開陳利害。吳公

亦夙耳。府君名得書感服。遂通信使。約爲異姓兄弟。訂兩軍各守防地之約。於時直魯奉軍會於湘境。先後罷歸。而吳公更與諸將領聯名發主張和平之電。府君居南北將領之間。所以幹導之者甚至。和議既定。仍以所部兵交還湘桂統將。隻身東下。行之日。列隊而送者數萬人。吳公既撤防。還駐洛陽。即與師北伐。約府君自漢往會於洛。道出漢口。爲防將所厄。遍佈偵邏。將陷不測。且於京漢車中伏人欲肆狙擊。會有天幸。府君竟獲無恙。隨軍北上。觀戰於高碑店。事定仍不受職。壬戌之春。直奉戰罷。黃陂黎公復任總統。府君被任廣西省長。手箋辭焉。書上不允。乃勉入京。黎公力促其行。加陸軍上將銜。時桂省承彫敝之後。且久不通於政府。府君以爲重整百度。當自財政始。乃定廣西銀行計畫。是年冬還滬。獨與賓客數輩浮海入桂。就任省長。號令僅及環邕數縣。政出一人。財權不屬。軍隊索餉。甚至以兵相臨。府君隱忍處之。徐謀整理。摅汰浮濫。涓滴入公。使軍需之外。行政教育費皆無。

缺。府君嘗自云。凡軍餉政費之支配。田賦稅項之權收。乃至地方瑣事之請求。官吏差委之請謁。事事均須躬以精心應之。條教章程。議案駁案之類。往往躬自構思。每寢必夢作文字。或計畫財政。或講說政治。動數千言。其苦心焦思如此。會李公宗仁等至邕。遂從容交代而去。蓋以孑然一身。忍辱負重者。踰年矣。是年秋。戰釁再開。吳公復約府君赴洛。府君既至。密陳東南啟釁之非。然機勢已成。兵車咸會。不得已勉備顧問。先吳公入京。十月十日啟行出關。府君從焉。師次榆關。而京師變作。倉皇回旆。拒戰天津。府君建議以兵付合肥。而集親軍浮海南下。入江還洛。不意部將再變。遂去豫入鄂。棲於黃州。凡有進止。皆府君爲之。後先疏附。自此吳公倚任益堅。府君再三請去。皆不允。僅以往來漢滬得暫一寧家焉。乙丑之秋。孫公傳芳自浙興兵。鄂中諸將繼起。組織聯軍。推吳公爲統帥。凡與盟約者十四省區。自此府君乃入聯軍總司令部。長秘書。是年冬。吳公爲謀統一計。與奉直魯軍議攜手。

府君實贊其成。且以政統之爭屢年不決。建議前總統曹公錕宣告去位。以息糾紛。皆蒙採納。丙寅五月。從吳公北上。軍次保定。號令一出。壁壘頓新。府君被命赴津。與奉天將領會議善後事宜。往返數四。漸有端緒。吳公旋移駐長辛店督師。府君則銜命往返。或留駐京師。主持接洽。於是中央政府駸駸乎恢復舊觀矣。先是湘帥易人。禍機隱伏。及南口既克。而湘事已亟。吳公復移軍南下。府君亟馳赴長辛店從之。及抵鄂。則後方潰敗之信紛來。而後援又不以時至。一夕部將內變。砲及營門。府君猶從容掇拾文卷。隨吳公輾轉入鄭州。於艱危杌隉之中。策兵轉餉。常徹夜不寢。政府追敍軍興以來功。授陸軍上將。既而內外交迫。一遷鞏縣。再移南陽。定入蜀之計。臨發南陽。猶寄家書。謂到宜昌一行即便還家。時五月下旬也。自唐鄧南行。抵鄂豫交界之構林關。午飯後。府君單騎先行。從者數人。不意半途超越前衛。行至灰店。遇敵騎驟起。左右請爲之備。語未已。槍發中腕。遽下馬支腰立。槍再發。傷

腹。遂仆。時民國十六年丁卯六月二日未刻也。嗚呼痛哉。吳公率大隊旋至。已不及救。撫尸大慟。會就近廟中有棺二具。遂購之。一以殮。府君。一以殮同遇難之某團副。并留副官書記各一。視斂題和。責成集長守護其柩。閱兩月得譚公延關電。託當地軍帥方公振武照料。俾得運柩東下。以九月一日抵滬。家母謹從衆議。即卜地於蘇省。以是年十一月廿八日葬於吳縣之南鄉。嗚呼痛哉。府君自乙丑春間去岳歸滬。已有終隱之意。吳公遣使數邀。不獲已而再出。丙寅之春。事機已轉。去意乃益堅。嘗因五十七生日致書陳謝。有曰某自問才智心術皆尙有過人處。惟天性抗直。疾惡太嚴。非所容於今世。我公遇事虛心。用長舍短。亦非可求於第二人者。竭盡智力以相匡弼。夫復何言。然今所處之地。實爲受過招尤之的。不盡言則不忠。盡言則不智。不智害己。不忠害公。以公與己權。無寧害己。此所以不能不先自爲計者也。性好讀書。惡應酬。今治文牘畢。見客不休。長此不已。學業將廢。故事可結束。宜遂初服。

用償著述素志。今歲秋間可了即去。此當先約以防兩傷。迨至京畿大定。將移節北上。府君復以軍將驕悍不制。致書求去。其略曰。某日視種種逾軌舉動。無法匡救。痛切於心。精力已疲。才智已竭。北上之時。乞准長假回滬。以全節操而保末路。吳公得書。皆手答堅挽不聽去。比師行失利。一再播遷。府君以書生任重寄。讒議蜂起。危機四伏。親者無不力勸引避。而府君終以不忍棄吳公於顛危之中。欲俟局勢稍寧。然後去。屢有家書。咸述此旨。孰謂天之相厄。必使府君之以身殉。乃如此酷也。府君夙精術數。河洛壬遁。無不綜究。嘗自謂運盡於丁卯之五月。龍蛇之厄。實有前知。孰意雖前知之而卒不可免也。嗚呼痛哉。府君雖以大用自期。顧不喜言政治。嘗自謂平生所長。政治不如軍事。軍事不如學問。蓋天性好讀書。平居未嘗一日廢文字。論學精微。尤致力於先秦諸子。然未嘗輕言著述。己未庚申之間。始立意注墨經。覃精研思。常忘寢食。年逾四十。始讀英國文字。通其義法。墨經中涉於科學。

者往往冥索得之。證諸西籍而皆合。諸家注墨所未通者。幾盡爲鈎其沉焉。稿凡四五易。軍中轉徙。必以自隨。甲子秋冬。自榆塞退兵。炮火橫飛。舟車委頓。猶於短几手自鈎校。未嘗廢業。比及鄆州軍次而稿定。將致書梁公啟超索序。以檢視有誤字復止。是蓋府君中年精力所萃之作也。府君爲文章。磊落獨行。深疾膚泛庸衍之習。比在軍中。文書填委。酬答紛雜。凡有制作。每自屬草。嘗自云恨不能優游旬日。精思旁訊。一爲沉博絕麗之文。乙丑丙寅二年之中。文移箋誄。最爲繁富。嘗彙其尤精者爲一卷。題曰乙丙集。喪亂以來。多致散失。平生著述。除墨經通解大取小取篇辭注墨十五篇辭注外。多無定稿。壬寅成讀漢書記三卷。已寫定矣。以中多與他人合擬著者。擬改爲漢書補注拾遺。及尹文子辭注六壬經緯。是爲將次削書之書。而所之西漢傳經表墨子閒詁正莊子張氏學公孫龍子注晚周學術史六壬通考皆未及執筆也。其他所存雜文詩若干首。有編爲獨志堂叢稿。論政之作關繫一世之

重者當編定爲別集。而軍中代筆之作。則當編爲文集。府君治軍論政。與夫爲學之旨。差可見其萬一焉。府君精力過人。兼研羣藝。無不精到。論書法以晉唐爲歸。下筆必擬閣帖。壬子癸丑之間。嘗日課寫唐碑數十紙。論畫以辨氣味爲先。及甲子以後。偶事點染。下筆即如宿能。凡金石陶玉服玩。皆博覽而精鑒之。弱冠時善鼓琴。得泠泠中正之音。服官而後。已從棄置。逾數十年。操縵猶昔。獨居以棋勢自娛。在鄆州軍中。嘗手評海昌二妙集。是蓋府君絕筆之作也。早歲博通醫書。治軍時親爲病卒處方。甚或煮藥自飲之。時其寒暖服餌。一軍感愛若家人父子。先後置書數萬卷。遇善本珍籍。往往傾囊以購。家中無擔石儲。不之恤。而友朋困乏者。或不待其乞。援輒稱貸以濟。故生平無一日之裕。而亦未嘗妄取一錢也。府君生於名山水之邦。少年時於嶺東西名勝。遊涉殆遍。服官以後。屢經湘灘沅澧諸川。所至耽玩。戊午居永州。搜尋柳氏遺迹。捐資修淡巖。庚申遊雁蕩天童及鑑湖嚴瀨。始爲遊記。並携

機師挾其勝概。留影成冊。府君篤於內行。昆弟衆多。晚彌敬愛。訓育羣季。並能以
 學行立。先是。前妣之沒。以無出。繼兄子心浯爲嗣。越十年而卒。家母聶夫人生
 不孝兄弟三人。長心治。次心澹。姊妹二人。長心漪。次心澹。童昧無知。永違嚴
 教。謹就遺稿家乘及所聞於尊長者。詮次如右。倘荷
 當世長德爲文彰幽感且不朽。

孤子張心

治 澹

女心

澹 漪

謹述

--	--	--	--	--	--	--	--	--	--	--	--	--

跋

余既以去年七月校印无竞先生墨經通解訖。復以南行之便。檢其遺篋。得雜詩文游記之屬若干首。差完整可讀。因彙爲一集。題曰獨志堂叢稿。固先生所自命也。諸記或出親筆。或出傳鈔。字多訛誤。簡亦顛錯。雁蕩游記蓋凡兩本。不知孰爲定稿。自靈峯東向以下實別稿。亦姑並存之。排印成帙。以付諸孤。他日更有所得。當編爲續集。先生不刻意爲文。然取逕超絕。蘊蓄宏深。故非恒流所得幾及。游記諸篇兼鄴柳之勝。祭蕭督文儼然大陸。尤余所屢讀不厭者。尊酒論文之樂。自今思之。遂不可追矣。

民國二十有一年二月一日瞿宣穎兌之父謹記

--	--	--	--	--	--	--	--	--	--	--	--	--	--

世之復益得情人和非下
所救觀此日驗乃以之則
知非正竟不棄亦可怪弄
以自昔實仲初歸誠意聖
知能以古術贊軍共成
教不可証以道或遠固
非淺見所能測也一庚申

季秋章炳福識



吾友无竟能言六壬射覆每物奇中今年反初方有
衡室之復本陳諱公每就問事解物有奇語或遇當事
白髮之不相伴也日收拾殘紙付之莊禱且案諱公實齊始
才意好事者必以此為貼地金錢類矣天竟者廣西人
張其鍾字子武庚申九月長沙曹忠記



宣光之際東京易列序官劉向日中古文校經王及京氏者京氏之傳
最盛京氏中之書則卦該世休者五行堪輿建除黃辰曆皆天人合一者流
絕亡書之序辨訟不決其是遂不可理至於南朝乃有六壬家隨書經
格卷有六壬經雜占九卷又有六壬釋疑六卷班固東方朔傳編且
常變易書則數家射覆其原易世无竟之術不知何也然而
直日專王撰錄外卦飛其迹猶可合兵由交注如



丁酉未時。射虎

六申月信丁

未酉月信戌時亥時子時

貴日德辰時未時酉時申時

六申時戌時亥時子時

亥子丑

戌時酉時

勾時未時

寅時卯時

青時辰時戌時

青時辰時巳時午時

巳時午時卯時

為尊貴載水

墨金或墨水壺或師

山歌冲金

墨金匣中的

或田力女念且相片六似

吾交子武二十年不知其有
 奇技術今年在柳州^石知之由
 射覆信乎知人之不易也
 此二月廿一日所為自後軍中遂
 居中以占駘為請矣於此不必
 火駘十可六七身

此庚申四月占余因無三竟每占必驗特從而試之環中乃一燒殘
 洋燭無三竟云知操術如無竟亦有時而于鬼神之運不盡信處

也。日法。二月廿五日戌時...

年馬

子亥戌

白戌壬

門未

申酉戌白

青子亥戌

寅卯辰

巳午

亥

子亥戌

寅卯辰

巳午

亥

寅卯辰

巳午

亥

青子丑

辰巳

申酉戌

不可... 幸人... 以... 矣。

白虎乘鬼... 掌權... 戰... 象... 指... 傳... 而... 到... 末... 傳...

目前尚不能... 動... 日干... 祿... 帶... 法... 祿... 貴... 不... 可... 言... 以... 謀... 象...

之... 須... 必... 吉... 如... 用... 方... 有... 妙... 境... 以... 在... 傳... 一... 期... 於... 四... 月... 九... 日... 劫... 傳...

於... 此... 三... 月... 不... 可... 謂... 成... 身... 三... 日... 財... 之... 象... 意... 劫... 上... 未... 之... 劫...

右庚申二月二十六日占是時湘軍屯
柳久咸惡一凌已移軍向寶慶反矣
子武自粵來尼之余不辨也子武因
言占得此非四月不能動因者皆
笑之及後適延遂至四月同始接
戰正四月十一日也

國得庚申日子時占戰事

三月六

馬

朱書考

朱巳庚

朱巳

年勝貴日祿

庚申

月

朱寅巳

六辰

酉戌

巳寅亥

朱巳申

白卯

戌元

朱寅巳

朱寅子

亥帝

六白

干為車身。

支為物人。

干支課神相同為兩

者相持之象。干支均受上剋。然已為干之

庚辰年申支之位。壬子之祿。此取而代

之。子也。

謂之曰。此也。

今觀法。系全吉。大利。可為。發。誓。

者。也。

克長沙。正四月二十七日也。

張敬之。之。也。且。之。有。大。矣。或。

焚。有。年。矣。或。受。財。彈。或。受。

指。場。等。之。也。

此。神。之。神。也。而。利。於。社。不。利。於。

庚申三月十四日取占時

袁子玉已決計撤防湘軍

湘軍者袁為之矣湘軍似戰計

袁之決定在三月十九日滇軍

朱益之師長各持丹旌君實

而張長翰軍孝思廣柳園
長皆在坐議決後皆欲生若
勝券之已操者多是日記心
志同計周浚此後之有効
心幸後思之位有數耶

四月十三戌子日中將未時占客多交

戰事

辛卯二月戌年

青年戌帝酉戌亥子以

未午白申丑貴

實

丑子六未實勝

勝實丑青年巳辰卯未

日干的旺相三信實卯辰巳

日鬼也於天得地相盜未生干干上神午二

生干是於我事之利於我增日支休國事信

一派盜氣利後交于乾故以之命申信卯州

占生年子午信卯申上神丑信刻者十六日

皇以魁化魁為魁達凶化魁支支受上神已受

又已刑申為支申刑其刑其刑官又申申刑

魁冲均全其魁魁魁

已百丁神受日受用常人占之更有凶禍

惟有官人占之赴任極速此与冤鬼甚

用為備官使者同別也督督軍未則其

沙此赴任赴任也

已為丁神受用其極連四月必魁

誰欲不戰不可也

此頁該標在在三月庚申日取占課內

右四月十三日占是日正得晉

該安弘長電致敵兩路口衝

陽止於昨日克復家鄉情欣喜

於敵精兵皆在實度度物信於

我不做年少慮而子武亦占則

云十六日嘗得寶慶張毓
麟別三以兵勢凌之石特十六
評安後未定十四日已去寶慶
中餘里旦夕可下於卒五十六日
子後乃克城六奇矣哉

四月十五日

庚寅日申將未時占大局

六辰朱
辰巳年
自刑
空勝

陰酉庚
元戌酉
月卯寅
六辰卯

陰酉戌
元庚子
辰甲寅
勝子巳
辰卯寅
未六辰卯寅
寅青
丑未

辰未用合干上神卯。又天將乘
六辰卯。大局有和合之象。然申傳巳。未傳午。皆為鬼。
乘者。送大將鬼干四五兩月。辰起兵。知必不能免。巳為
湖廣。野。且有事。及湖北之雷。在巳通干。得於
救。午又。逢空。禍尚易止也。干支上各乘旺神。陰陽神路相沖。陰
神與陽神。又各相合。終多之後。仍可寧息。八九式驗。惟德祿
均。庚空已。利國福民。尚非今年事。

右四月十五日所占時而在郴州
天下事有必至者以常理可推
得之必先知也今尚未至八九月
終亦不可觀矣 六月十八日記

四月壬辰日在衡山就事申将午晴

月德 天德

陰丑壬 白戌亥子丑

申戌子

六月午辰 青申

卯未

青申 卯未 巳辰

敵人反攻与我攻地八者法不同。雷曰干为
我年日支为我地。干上神且为干夫持陰盜土生干。雖刻也畏
日支上神午生土。天持六合生干。和應至安。三傳申戌子。甲傳戌酉申
鬼剋于甚。為可畏。然日辰辰冲戌。戌與申子。合水局。主有意外
於此化陰為弟也。

一陽核。無事利元。利理直志。再行。

右四月十七日占是時張敬湯率一
師以上之兵來攻衡山。景况社固長以
四營禦之。殊死戰者二日。身午師長
躬率衛隊營往援。形勢甚危。及之
矣。明日趙國長以兩營自南嶽後山
來截敵後。德毅軍亦加入敵。遂大
奔。

壬子年日午之後用方時是寅子也

約有

不行傳其日刻及既死期又變

判考時令領耳其後

寅辛六
寅辛六
寅辛六
寅辛六
寅辛六

未丑寅卯午辰

巳亥

申未

日申加干由宅氣。熟人求家宅。主白。
的之全久為新力。生靈志。心由我。白。子。
上神作。六。會。新。年。己。罷。期。占。反。寄。己。子。

文是類也

此四月十七日所占時三日不得寶
慶消息方疑慮間子武持此
課正法為占前已得意氣甚
其家及友得李龍水定有傷已
念隨隊還擊于後始信為有徵
明日乃得寶慶捷電也

癸巳日申時巳時相合遠所軍

未相合

酉部

巳酉癸

辰辰巳午未申

日位
巳未申

辰巳酉

未卯

申白

巳丑酉

未丑巳

辰寅

酉未

未酉丑

未丑子亥戌青

六句

巳为胆柔日位巳辰用三信巳酉丑生行之信

又遇生日干干上神又生相禄倚石如金

与福故石旺可未亦石旺为寅也

都五用教或能知此素琴琴魁又金甲未

化金为生午相喜劫而中止保石旺为寅也

此四月十六日点是日猪肉宝
度克捷滄南平邊防軍
三師已動負持者矣動
而中心果然、未二不能為害
一語則附移之詞也

甲午日申將戌時夜占巖名德敵三

天德月

玄白青

戌申午

辰子甲

青午未申酉辛

玄白

玄戌子

白巳

戌元

六辰午

六辰

亥戌

戌寅辰

未卯寅丑子辰

晴貴

初傳戌作玄武。變干剋

申傳申作雷鬼。變未傳干剋申。加戌變生年。

加申變剋。經云彼自念。却不至剋我。彼自變

剋。不剋我。干上子生干。初日辰將。却衛城安

固。不過。石名。駭馬。十九日為午。即敵。必退。去。也。

此四月十九日所正是日夷帥長在

衡山得探報有敵一團以上由白果來

襲衡陽十七宿白果次日宿果牌計

明日考至衡陽時衡陽無一兵敵果

王者於矣急以小輪運鄂軍斷敵前

以滇軍斷其後若敵竟前退如占云

癸巳日申時子時相合遠涉軍旅

未相合

日位 酉

亥酉癸

辰辰巳午未申

巳丑酉

辰巳酉

未卯

申白

未丑巳

戌寅

酉亥

亥酉丑

未丑子亥戌青

六句

巳の眼素日位子時相合遠涉軍旅

又逢生日干干上神又干相保倚不子時合矣

と調致不子時取未不子時取為實也 巳為遠

都為用教或能知此素不子時列又合年未

化金為生年書動而中止子時保不子時取為實也

此四月十八日占是日始肉實
度克捷滬南之邊防軍
三師已動負將多發矣動
而中心果然，未二不能為害
一語對游移之詞也

乙巳日申將辰時占張吳反攻

貴中

勾子丑寅卯白

勾子申

亥辰

酉丑巳

勝酉巳

辰戌巳亥

晴丑酉

勝酉申未午戌

圖為日鬼其意用三符合

貴辰

陰陽傷平其勢力似平可思奈爾爾自兵又喜連
克能育自無或難惡事干上神申酉貴人日德
符之貴人法除身消除美福且干支上下神意互能
合法之意能言行或朋友更時者午月內
乙巳日申將辰時占張吳反攻

此五月朔日所占時盛傳
張子克志以光緒帝在岳州
將友政長少志事難成
信夫寇讐朋友別未
也

丙午日申時亥時未田國知占國

節

子酉午
子酉午

六寅丙 寅巳午未申
寅巳午未申

與亥寅
與亥寅

子卯
子卯

課以三交
課以三交

又用神
又用神

行玉
行玉

各處
各處

未免
未免

此五月初二日占謂知自粵
未志氣甚盛時出州為未
下得此皆不甚信後卒為
言人勝天耶天勝人耶
雖在局中者不自知者矣

丙申日申將亥時盡占攻岳州

德祿

青寅丙

常巳午未申辰

申辰

常青未

未亥寅

白辰

酉亥

巳寅寅

寅亥寅

白辰

酉亥

寅亥

常巳申

寅卯

戌辰

青寅巳

青寅丑子

亥未

干上神寅刑支上神巳。辰期可占。

初傳巳刑日支申。逢空申傳寅申申。六期。

末傳辰自刑脫支生干。或辰申傳辰。

無戰况日支申与干丙起干支上神互生。

初傳寅乘去獨空。或生不戰而歸我。初傳。

是日克岳曰乙卯

此占當在五月十一以前有成

申至丙申也志者偶語耶

岳以吾戰事考時今志中

皆為此於後此桃林之里所

中實皆有別戰不為占取云

人至失意時每相因是誕不狂之
後以目慰其有大希中時二然
軍中每以為戲心多如此不必
果信之也事後偶合刻岸色
色并駭馬矣蓋其以不情集此表

禘以說後人多何^不為不張大
乙以怨老學迺生耶於今人遂
疑子武為化三千之流是知蓋
其與多之混也夫子武見此必大
笑也庚申六月十八日知默記

